

溫州府圖書館藏



溫州府 00493 館

寶藏之三

唐張彥遠釋二王記札

晉蘭亭叙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右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

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
於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
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
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
不痛哉每攬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
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
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
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攬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蘭亭

詞翰妙絕

右軍政行卓越高不能無譏於世以天朗氣

清句而

左文於蕭統以遊觀妨郡政而掩大節於一

生按文甲

美者未嘗不咨嗟恨惜也吾師衡山公撰重

記

表著心志因錄於後

記曰紹興郡而

十... 亭在

烏... 省

如得其... 於荒... 榛... 中... 願... 而... 嘆... 曰... 王... 右... 軍... 脩...

人... 知... 重... 之... 而... 勝... 蹟... 蕪... 廢... 行... 路...

樓之地也... 模... 帖... 傳... 天... 下... 既... 三... 年... 道... 馳... 物... 敷... 駢... 事... 攸... 理...

乃... 訪... 求... 政... 實... 稽... 遺... 起... 廢...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其... 焉... 亭... 所... 在... 已... 非... 其... 處...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已... 湮... 塞... 於... 是... 剪... 茅... 中... 潛...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左... 右... 紆... 回... 映... 帶... 彷彿... 其...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中... 為... 亭... 榭... 棟... 輝... 奕... 欄... 楯...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於... 嘉... 靖... 戊... 申... 十... 月... 成... 於...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集... 僚... 友... 賓... 客... 而... 落... 之... 以...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去... 護... 軍... 而... 為... 會... 稽... 也... 其...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爭... 吳... 會... 賦... 後... 與... 執... 政... 書...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烏... 示... 矣... 蘭... 亭... 之... 會... 殆... 政...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人... 和... 故... 政... 多... 暇... 余... 於... 右...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之... 和... 已... 至... 其... 兩... 諫... 殷... 浩...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根... 立... 勢... 業... 而... 後... 可... 以... 有...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時... 君... 臣... 漫... 不... 知... 省... 而...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其... 所... 為... 其... 空... 言... 無... 實... 者...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置... 當... 不... 在... 茂... 弘... 安... 石... 之...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將... 不... 能... 用... 而... 且... 不... 存... 而... 所... 謂... 清... 流... 激... 流... 可...

於山林泉石之間主於... 其所謂虛談廢務浮文... 以死生齊彭殤為安... 見已夫自永和抵今千... 蘭亭之名迄配斯文以... 外者君子於此蓋有所... 考德尚賢亦有政者所... 文物雍容極一時之盛... 所未論也然而文翰之... 過之者則夫所以掩其... 其清貞任率釣弋自娛... 請特著其心之所存出... 斯亭之復也豈獨遊觀... 而一時察案君通... 助貳守俞君汝成... 之佚名幣字子由是... 十七前既與中館... 長一丈二尺計百有七...

四十三字也古今... 極著名... 也太宗皇帝... 一...

軍書得三升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卷取其書蹟及言語以類相從綴成卷用貞觀二字為二小印印之褚河南監裝背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襪織成帶後玄宗皇帝亦用開元二字為二小印印之跋尾列當時大臣等名十七帖者以卷首有十七日字故目之後人以二王書亦取帖內句語稍異者標為帖目大約取帖內三兩字或帖首二兩字而已

十七日先書都司馬木去即日得足下為慰先書以莫示復數字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為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以示復

及此似夢中語耶無緣言面為歎書何能悉曉近無緣省者但有悲歎

足下大小悉平安也云卿當來居此喜慰不可言想必果言者有期耳亦度卿當不居京此既避又節氣佳是以欣卿來也此信旨還具示

龍保等平安也謝之甚慰見卿舅可耳至為夢隔也今往絲布單衣財一端示致意

足下今年政漢書政字用正七十邪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

懃加頤養手垂耳順非之人理得爾以為厚幸但恐前

路轉次逼以爾要欲一遺得汝領非復常言

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省別具足下意大問為慰多分張念足下懸情武昌諸子

亦多遠宦足下兼懷並數問否老婦頃疾篤求命然憂慮

餘粗平安知足下情至知足下行至悞會違離不可居叔

當西邪慰知問知足下情至起東書堂帖別為一段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濶懷省足下先

後二書但增歎慨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

翼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吾服食又猶為劣之大都比之年時為復可可是下保愛

為上臨書但有惆悵

去夏得足下致印竹杖皆至此古人多有尊處者皆即分
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旦夕都邑動靜清和想足下使還具時州將桓公告慰情
企足下數使命也謝無奕外任數書問無他仁祖日徃言
尋悲酸如何可言

諸從並數有問粗平安唯脩載在遠音問不數懸情司州
疾篤不果西公私可恨足下所云皆盡事勢吾無間然諸
問想足下別具不復

胡母氏從妹一安故在永興居去此七十也吾在間諸理
極嗟頌以復匆匆來云云與其婢問來信不得也

得足下旃蜀胡桃藥三種知與下至戎盟乃要也是服食
所須知足下志須食穀方回近之未許吾此志知我者希
此有成言無緣見卿必當一嘆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
為不備悉彼故為多奇益令其遊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
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為歲想足下
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嶺峨眉而旋實
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知有漢時講堂在是漢何帝時立此知畫三皇五帝以牙
備有畫又精妙甚可觀也彼有能畫者不欲與摹取當可

得不信具告

已上十七帖刻于汴梁自
精妙起廿三字繫闕文

按十七帖為書家上乘朱晦菴稱其不縛於法而造客
於法度之中乃書中之聖黃長睿云右軍草書十七帖
最為可師此書中龍也亦有扁掃諸書專精此帖曰又
臨摹盡悟結構之妙乃知一七諸體皆原於是此豐南
禺公得力處也但石刻傳摹失真彌甚今書家貴論釋
帖帖尾有大勅字及僧權二不完字者乃唐本最佳賀
祕監臨本刻於澄心堂王著翻刻者是謂閣本覺拙而
瘦獨汴梁刻本最為近古子昂臨本柔媚無骨為須識
破諸不足觀也

云譙周有孫高尚不出今為所在其人有以副此志不令

人依依足下具示

嚴君平司馬胡如楊北雲皆有後否

天鼠膏治耳聾有驗否有驗者乃是要藥

朱處仁今何所在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今因足下荅其
書可令必遠
往在都見諸葛顯曾問蜀中事云成都城池門屋樓觀
皆是秦時司馬錯所脩令人遠想慨然為爾不信一一示
為欲廣異聞

青李來禽櫻桃日給藤子皆囊盛為佳函封多不生足下
所疏云此菓佳可為致子當種之此種彼胡桃皆生也吾
篤喜種菓今在田里惟以此為事故遠及足下致此子者
大惠也

彼所須此藥草可示當致

學池經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為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歎與足下為下察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邪所念故遠及

吾有七兒一女皆同生婚娶以畢唯一小者尚未婚耳過

此一婚便得至彼今內外孫有十六人足慰目前足下情

至委曲故具示已上九段亦在十七帖內與前十五段共一帖

適太常司州領軍諸人廿五六書皆佳司州以為平復此

慶慶可言餘親親皆佳大奴以還吳也

日月如馳嬖棄肯再見去月穆松大祥奉瞻廓然永惟悲

摧情如切割汝亦增慕省疏感

廿八日義之白得昨告承飲動悲情想承爾耳還日不具
王羲之再拜書

奄至此禍情願不遂細然永絕之痛之深至情不能已况汝

豈可勝任柰何柰何無由叙哀悲酸行

旦極寒得示承夫人復小效不苦得眠助反側想小爾復

進何藥念足下猶悚息卿可否古昨暮復大吐小噉物便

爾旦來可耳知足下念王羲之頌首真書甚佳

六月十一日義之報道護不救大惻怛傷懷念弟聞問悲

傷不可勝柰何柰何曹姪累喪兒女不可為心如何得世

三日書為慰八還不次王羲之報行書

追尋傷悼但有痛心當柰何柰何得告慰之吾昨頓哀感
便歎不自勝舉但復服散行之益頓乏推理皆如足下所
誨然吾老矣餘願未盡唯在子輩耳一旦突之垂盡之年
將無復理此當何益冀小却漸消散耳省卿書但有毀塞
足下念顧言散所豁多也王公之頓首行書
知比得卅陽書其慰乖離之雖當復可言尋答其書足下
反事復行便為索然良不可言此亦分耳遲面一一行書
期小女四歲暴疾不救哀愍痛心柰何柰何吾衰老情之
所寄唯在此等奄失痛之纏心不能已已可復如何

臨紙情酸行書

謝范新婦得富春還諸道路安穩甚慰懸心比日涼卽至
平安也上下集聚欣慶冠華等佳否自新婦母子去寂寞
難言思子輩不可言行書

羲之死罪伏想朝廷清和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
有期也羲之死罪死罪行書

適得書知足下問吾欲中治甚憤憤向宅上靜佳眠都不
知足下來一甚無意恨不斲面王羲之行書

知欲東先期共至謝歆處云何歆行想忘耳過此如命差
涼君可不今日寔願不遲面力知問王羲之

比奉對對兄以釋豈一汝不可言未知集聚日但有慨歎

各慎護前與嫂試求屏風遂不得荅為也

行書

兄靈柩垂至永惟崩暮痛貫心脊痛當柰何計

行書

慈顏幽翳垂卅年而吾忽忽不知堪臨始終不發言噉絕

當復柰何吾頃至忽忽比加下

行書

伏想嫂安和自下悉佳松上下至乖隔十八年復得一集

且悲且慰何指喻嫂疾至篤憂懷甚深穆松難為情地自

慰猶小差然故忽忽冀得涼漸和耳

行書

此諸賢粗可時見省甚為簡濶遠須異多小患而吾疾篤

不得數為歎耳

行書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時而見當宜凡懷

行書

噉豆鼠傷如佳今送能噉不行書

秋中感懷異雨冷足不可耳脾風遂欲成患甚憂之力

知問王羲之頓首行書

又不能不痛熙孝然政爾復何於求之度改當求之內事

餘理不絕求之一條當有冀不信罔然前途願一一誨之

以悟其心行書

疾不退潛損亦當日深豈可以常理待之此豈常憂不審

食復何如云肌色可可所堪轉勝復以此慰馳竦耳行書

夫人遂善平康也足下各可不冀行復面王羲之頓首行書

想小大悉佳蔡家賓至君情感益深唯當撥遣之耳知足

下散勢小差此慰無以為喻云氣力故爾復以胡但想散

患得差餘當以漸消息耳

書行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暇而猶有勞

務甚劣

書行

昨得熙廿六日書云患氣懸情

書行

知足下連不快何爾耿耿善將適吾積羸困而下積日不

斷情慮尚深殊乏自力不能悉

書行

小信更致問一一適脩載書平安

書行

義之白奉告慰反側然思比安和仙然過見之悲酸大都

可耳惟垂心義之平平一日此具義之白

羲之白送此鯉魚。征與敬耶不在。不乃邑邑。不行書

月半哀悼兼至柰何。柰何得告承復下。懸耿至匆匆。願不

具王羲之再拜行書

今遣鄉里人往。口言也。行成旅以從。是月也。景風司至。星

火殷宵。伯趙鳴而載陰。爽鳩習而楊武。時可以升高遠望。

禮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僚爰開祖行書

廿二日羲之報近得書。即日又得永興書。甚慰。想在道可

耳。吾疾故爾沉滯。憂悴解日。面近不具。羲之報行書

四月二十三日羲之頓首。昨書不悉。君可不腫劇憂之力。

遣不具行書

羲之頓首濶別稍久眷與時長寒嚴足下何如想清豫耳
披懷之暇復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不踈吾之朽疾日就
羸頓加復風勞諸無意賴促膝未近東望慨然所冀日月
易得遠期非遠耳深敬宜音問在數遇信忽遽萬不一陳

行書

卿與虞休意書有所問足下旨為致誠答令音意致來勿
忘此意自決今以資嚴知小大疾患念勞心

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樞至慈蔭幽絕垂卅年永惟慕
痛徹五內永酷柰何無言昔臨紙摧哽羲之報

行書

吾昨得一日一起腹中極調適無所為憂但顧情不可言

耳行書

侍中書書徐侯遂危篤無復冀深令人友側

敬豫乃成委頓令人深憂行書

適十五日問清和為慰復得南後問不想二庾速王之始

興奴長就令人邑邑想無所至耳還具示問

不得臨川問懸心不可言子高之子來數有使冀因得問

問示之行書

得袁二謝書具為慰袁生暫至都已還未此生至到之懷

吾所也行書

想小大皆佳知賓猶爾耿耿想得夏節佳也念君勞心賢

姊大都轉差故有時嘔食不已至足言年衰疾久亦非可
倉卒大都轉差為慰以夫近不復服散常將陟釐也此藥
為益如君告行書

司州供給寥落去無期也不果者公私之望無理或復是
福得大等書慰心今因書也野數言䟽平安定太宰中郎

行書

近因得里人書想至知故面腫耿耿今差不吾此日食意
如差而髀中故不差以此為至患至不可勞力數字令弟

知問耳

行書

疾患差也念憂勞王羲之頓首

想弟必有過理得暫寫懷若此不果役期欲難冀臨書多
歎吾不復堪事比成此書便大頓行書

廿日羲之頓首節日感歎深念君增傷灾雨君可也僕可

耳力數字王羲之頓首行書

足聽他母子哀此遂不還可令未也行書

適重熙書如此果爾乃甚可憂張平不立勢向河南者不

知諸侯何以當之熙表故未出不說說荀侯疾患想當轉

佳耳若熙自勉此一後當可言淺見實不見今時兵任可

處理行書

二謝在此近終日不同之此歎恨不得方回知幸知幸後

墨元紀
卷之五
十三
問令人怛怛

行書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歎信及得去月七日

書知足下故羸疾間觸暑遠涉憂卿不可言吾故羸乏力

不具王羲之白

行書

得都下九日書見桓公當陽去月九日書久當至洛但運

遲可憂耳蔡公遂委篤又加滯下日數十行深可憂慮得

仁祖廿六日問疾更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

若此令人短氣

行書

謝光祿亦垂命可憂念一朝奄忽傷人懷今年彫落可哀

歎行

書

徂暑感懷深得書知足下故頓乏食是不耿耿吾故爾耳
未果為結力不具王義斌之行書

月半念足下窮思深至不可居忍雨濕體氣各何如參軍
得針灸力不甚懸情當深寬割晴通省苦遺不具王義斌之

白行書

長素差不懸耿小大佳也得敬豫九日間故進退憂之深
知念許君與足下意政同但今非致言地甚勅勅亦不知
范生以居職未以卿示輒便及之吾尚不能惜小節目但
一開無解已又亦終無能為益適足為煩瀆足下呼爾不

行書

每念長風不可居忍昨得其書既毀頓又復壯溫深可憂
謝生多在山不復見且得書疾惡冷耿耿想數知問雖得
還不能數可歎行書

初月二日羲之頓首忽然今年感兼傷痛切心柰何柰何
念君哀窮不已羲之皇恐行書

足下時事少可數來至人相尋下官吏不東西未委若為
言叙乖足下不返重遣信往問願知心素行書

吾恠足下祭朝少晚不審有何事情致使如然也王羲之

再拜行書

前從洛至此未及就彼祭承願夫子勿悒悒矣當日緣明

府共飲遂闕問願足下莫見其義之頓首行書

十一月廿七日義之報得十四十八日二書知問為慰寒

切比各佳不念憂勞又懸情吾食至少劣劣力因謝司馬

書不具義之報行書

十月七日義之報前過足下所得其書想殊有勞弊然叔

兄子孫有數人足慰目前情至取答委曲故具示可令必

達以副此志且山川甚有形勢遠想慨然又出藥精要有

驗信次可致當大惠也從弟分別吾深憂慮卿女輒軻想

何可處差充喜言不多耳義之行書

皇象草章旨信送之勿三當付良信行書

遠婦疾猶爾其餘可耳今取書付想具行書

阮生何如此麤平安數絕問為慰行書

羲之白君晚可不想比果力不具王羲之行書

得遠嘉與書計今日必度喜遲可言足下至慰今有書想

足下有昔信別告具之行書

云足下尚停數日半百餘里瞻望不得一見鄉此何可言

足下疾苦晴便大熱恒中至不易可得過夏不甚憂鄉還

具示問行書

得告承長平未佳善得適適君如常也知有患者耿耿

勞心食少勞甚頓還白不具王羲之行書

足下小大佳也。諸侯苦憂勞，非一如何。復得都下近問，不
吾得敬和廿三日書，無他重熙往定，爲善謝二侯省飛白。
乃致佳造，次尋之，乃欲窮本，無論小進也。稱此將青於藍。

行書

九月十八日，羲之頓首。善晚生兒，不育痛之，惻心奈何。
奈何轉寒，足下可否，不待問多日。懸情吾故，爲力不具。王

羲之頓首

行草

太常故患脾疾，介體中可，可耳。僕射事已行，以表讓，未知
恕不未復。司州旨告懸，遠鄙陽歲使，應有書而未得。行
向亦得萬書，委曲備悉。使人慨然見足下，乃悉知叔虎刻。

昨發月半略必至未見勞叅軍者行書

熱日更甚得書知足下不堪之同此無賴早且乘涼行欲

往遲散也王羲之行書

知賢室委頓何以使爾甚助耿耿念勞心知得廿四問亦

得叔虎廿二日書云新年口得發安石昨必欲剋潘家欲

剋廿五日也足下以語張今未前所經由足下近如似欲

見今送行書

七月六日羲之白多日不知問邑邑得二日書知足下昨

問耿耿今已佳也行書

期已至遲還具足下問耳當在東論道行書

悲慨不得東此月問

行書

信云舍子別送乃是北方物也何以欲此欲幾許致此四

紙飛白以為何似能學否

行書

月未必往遲見君無以為喻

行書

鄉里人擇藥有發簡而得此藥者足下豈識之不及云服之令人仙不知誰能試者形色故小異莫與嘗見者謝二

侯

行書

昨見君歡後無喻然未善悉想宿昔可耳脅中云何一善消息值周轉勝也耿耿疾患小差與弘遠俱詣遲共寫懷

王羲之

行書

承足下還來已久別欲參慰為染患不能得往問眷仰情
 深豈此委具一兩日少可尋冀言展若因行李願存故舊
 今遇賢弟還得數張紙勞動幸不恠耳謹此代申不具行書
 雪候既不已寒甚盛冬平可苦患足下亦當不堪之轉復

知問王羲之行書

知遠比當造次遲見此子真以日為歲足下得審問旨令

吾行書

苟侯佳不未果就卿深企懷耳安好音信那可遇得歸洛

也計令解有懸休尋行書

知君當有分住者念處窮毒而復分乖尚可居情想反理

歸田書

旦反想至所苦差不耿耿僕脚中不堪沉陰重痛不可言
不知何以治之憂深力不具王羲之頓首

深以自慰理有大斷其思豁之令盡足下勿乃憂之足下

殊當憂吾故具示問

行書

晚復毒熱想足下所苦並以佳猶耿耿吾至頓劣異涼意

散力知問王羲之頓首

行書

足下家極知無可將接為雨遂乃不復更諸弟兄問疾深

護之不具王羲之白

行書

僕近脩小園子殊佳致果雜藥深可致懷也儻因行往希

見比二處動靜故之常患馳情散騎癡轉利慶慰姊故諸
 惡反側永嘉至奉集欣喜無喻餘可耳得華直疏故爾諸
 惡不差懸憂順何似未復慶等近消息懸心君並何為耶
 此猶未得盡集理行大尅遲此無喻龍保等平安也謝之

甚遲見之

行書

適阮兒書其氣散暴處便危篤憂之怛怛

行書

知彼清嬰歲豐又所使有無鄉故是名處且山川形勢乃

爾何可以不遊日

行書

雨寒卿各佳不諸患無賴力書不一一義之問

義之死罪小大悉以來未唯不可懷未復諮誨問懸情計

賓命行應至遲亦公遠具承問妹
等故爾耳因緣不多白義之死罪

得散力以為至慰期

不審定何日當北遇信復白遲承

以問行書

伏想清和士人能佳適桓公十月一

小書為慰云所在荒甚

可憂殷生數問北事勢復云何想

女西以至能數面不或

云頓歷陽爾耶無緣同為歎遲知

問運民不可得而要當

得甚慮叛散

行書

頓為此足勞人意八日義之頓首

多日不知君問得一昨

書知君安善為慰僕似小差而志

以劇昨若耶觀望乃苦與

上隱痛前後未有此也然一日

息勞復不極以此為慰

耳力不具行書

鄉里人樂著縣戶令送其名可

自就便不佳今故不善差項還

為佳亦自勞弊散係轉又此亦

求方外此或速弊皆如君言行書

便大熱足下晚可耳甚患此熱

此書因周常侍想必至行書

吾惟辨辨便知無復日也諸懷

猶有小小往來不欲來者其野

方不見可久理而任之者悠然

而領受君頃就轉佳不僕

少敢捕又時敢麪亦不以

難以求泰不去人間而欲

乃不具王羲之上

不可言知彼人已還吾之

近當就就之耳不大思其

此可款行書

得西問無心想彼人甚平安此粗佳玄度來數日為慰
中郎女頗有所向不今時婚對自不可復得僕德意君頗
冷不大都此亦當在君耶發瘡此日疾患欲無賴未面邑
邑反不具王羲之行書

得書知問腫不差乏氣忽忽面近羲之報行書

足下各如常昨還殊頓旬中痰悶干嘔轉亂食不可強疾

高難下治乃甚憂之力不具王羲之行書

得書知足下問吾既不佳賢內妹未差延期行書

須狼毒市求下可得足下或有者分三兩停須故示行書

得書知問吾夜來腹痛不堪見卿甚恨想行復來脩齒來

經日今在上虞月未當去重熙旦便西與別否不可不知

安所在未審時意去何甚令人耿耿

行書

一昨得安西六月書無他無所知表亦復常言耳

濶轉又勞想豈舍知足下常得之卒未近緣如何足下數

令知問

行書

十一月四日羲之白冬中感懷深始欲寒足下常疾何如

不得近問邑邑吾故苦心痛不得食經日甚為虛頓力及

不具王羲之白

行書

周益州送此筇竹杖卿尊長或須令送

不得執手此恨何深足下又自愛數惠告臨書悵然

行書

阮公故爾可憂時放恕大事今公速言何方守篤大矣不
得力而從事以至甚無計自必出唯須小佳鐵石今出取
救足下可復助旦令得通行書

家月末當至上虞妹亦俱去行書

此蒸濕難為人得示知足下故爾堪行想不成病耳吾至

無賴行剋王羲之頓首行書

不得西問耿耿行書

近令送此宅圖云可得卅畝爾者為佳可與水丘共行視

佳者決便當取問其賈行書

謝生多在山下不復見且得書疾惡冷耿耿想數知問

得還不能數可歎不審此出日集聚不一爾緬然恐東旋
未期諸情罔飛白不能乃佳意乃篤好此書至難或作復
與卿行書

羲之白昨故遣書當不相遇知君還喜慰足下時行想今
善除猶耿耿僕時行以十一日而不保如此日便成委頓
今日猶當小勝不知能轉佳不積不卿至少劣劣力還不具

王羲之白行書

不審復何以永日多少看未六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其行

也但不知當晴不耳行書

倫等還殊慰意增慨知足下疾患小佳當惠綠緣想必能果

通此善散非直思想而已也
復有問足下以數示由為

諸力不具行書

月半哀感柰何柰何念邑邑崗陘之至不可居處比日何

似痺差不悒悒力知問王羲之項首行書

知彼乃爾切切汝乃獨坐但有言交邑懸遠不能得遣人且

吾無復火意果去當南視汝等也行書

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行書說故不復付送讓都共

表亦復常言耳如見子書道萬分必果今復與書督之足

下勅令至并與遠書也行書

奉黃耳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船信不可得不知前者

至一占行書

奉橘二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行書

橘子即云乃好可數又得栗此院
令桃不能多得送觸事

何當不存往恒語然獨析行書

裏鮓味佳今致君所須可示勿難
由以語虞令行書

惠野鴨一雙秋來未得始是嘗新
此能分遣但深佩感耶

謝謝行書

數日雨冷腎氣症腰復嗽動靜遇風
緊陂湖泛漲船不可

渡勿訝謝光祿鵝在山下懸情可愛
羲之遣

荷華想已殘處此過四夏到彼亦溲
而獨不見其盛時是

亦可訝豈亦有緣耶弊宇今歲植得千葉者數盆亦便發
花相繼不絕今已開廿餘枝矣頗有可觀恨不與長者同
賞相望雖不遠披對懇未可期伏紙可勝悵惆耶行書

大都夏冬自可足麥秋輒有違此亦人之常期等平安在

此羸小差知行書

賢佳數見范生亦得玄近書為慰又得孔郝王書亦云不
能數何爾須江生可耳斷絕也尚未見傳女足下言極是

有懷甚佳行書

節日縈牽少睡蘄茶微炙善佳令姊差耶石首鰲食之消
瓜成水此魚腦中有石如碁子野鴨亦有云此魚所化乾

蝸青黛主風搖榻良行

鷓鴣糞白去野黠癩廩令人色態此禽不卵生口吐其雛

獨為異耳行

鷹嘴爪灰入麝香煎酥酒一盞服之治痔瘻有驗十七日

義之頓首行

又巴焦小服豉酒至佳數用有驗直以純酒漬豉令汁濃

便飲多少任意行

得靈酒知足下同遠來得江僕射二書今示足下從卿意

為善行

石脾入水即乾出水便濕獨活有嵐不動無風自搖天下

物理豈可以意求唯上聖乃能窮理行

此書因謝常侍信還行今知問可令謝長史具消息數親問
淑穆賓並有問為慰姊安和妹故羸疾憂之懣心餘不盡

悉行

卒喜慰氣滿無他活數合米來三日方愈行

知足下哀感不侍耿耿吾下勢腹痛小差須用女萎丸得

應甚速也行

羲之頓首二孫女天殤悼痛切心豈意一旬之中二孫至
此傷惋之甚不能已已可復如何羲之頓首

九月廿八日羲之頓首昨者書想至參軍近有慰阮光祿

信在耳許中郎家欲因書比去報知庾君遂不救疾摧切
情不得自堪痛當柰何深當寬勉以不忘先心臨紙但有
酸惻義之頓首行

廿九日義之報行月中哀摧傷切柰何柰何得昨示知弟下
不斷昨紫石散未佳卿先羸甚此好消息吾比日極不快
不得眠食殊頓勿令合陽冀佳力不一一義之報行

向遣書想夜至得書知足下問當遠行諸懷何可言一十
必早發想足下如何期也阮侯止於界上耳向書已具不
復一一義之白行

宿昔想足下安書吾猶不勝能佳一十必早往遲散義之

頌
行

司馬疾篤不累西憂之深公私無所成行

斷酒事終不見許然守之尚堅弟亦當思同患此郡斷酒

一年所省百餘萬斛米乃過於租此救民命當可勝言近

復重論想當有理卿可復論行

謝范六日書為慰恒公威勳當求之於古今人嘆息比當

集姚襄也行

足下各復何以恒灼灼故問義之白行

知玄度在彼善悉也無白見之如何可言今與王會稽丘

山陰書借人想故當有所得又語丘令臨葬必得耳行

知劉公差甚慰甚慰知前乃爾委頓追以怛然今轉平復

也既公退問不萬一轉差也行書

足下似有董仲舒開閉陰陽法可教令料付不兩憂之深

重珍謝二候行書

尊夫人不和想小爾今以佳念累息卿佳不吾故劣劣力

知問王羲之敬問行書

日五期結及以大先師之言皆著推此言之無驗如此事

君當欲知故及宜停定行書

先生適書亦小小善不能佳太都行書

三月十六日羲之白一昨省不悉兩快君可行書不萬石轉差

也。爰得力否。不得後問。懸悒不知。懷君云。當有肯信。遲望其至。僕劣劣。故遣不具。還具示王羲之。

取卿女知耳。為長史休種。知何似。耿耿書行。

適欲遣書云。得示知足。下得涼。以為佳甚。慰知多疾患。念勞心吾故。不欲食。幾以為事。恐不可久。邑邑思面行。故果

之王羲之

書行

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獨坐不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所復及耳。夏人事請託。亦所未忽。小都冀得小差。須日當何理。

書行

墨池錄 卷之五

七月十六日義之報凶禍累仍周煥棄背大賢不救哀痛

莫傷切割心情奈何遣書感塞義之報

十五日義之報近甚倉卒得十三日書知鄉佳慰之力及

陽生書不一一義之報行書

兄弟上下遠至此慰不可言媿不和憂懷深期等殊之勿

勿焦心行書

居服前賢第逝沒一旦奄至痛傷當復奈何臨紙咽塞義

之頓首行書

十二月一日義之白昨得還書知極不佳疾人甚憂耿耿

消息比佳耳吾至乏少力為爾日川力不一想明日可謝

子敬之白行書

十四日義之白近及未悉足下佳否不得近問吾殊不佳頓劣故不一一義之白行書

桓公江州還臺選每事勝也不可當在誰耳

州民王羲之死罪賢第逝沒甚痛柰何留牋不備羲之頓首行書

吾尋省鄉文集雖不能悉周徧尋翫以為佳者名固不虛序述高士所傳少有異同見卿一一問應止楊王孫前以共及意同可試述序之耶暇日無為想不忘之行書

羲之頓首得既知意至諸君皆困乏常想無之何緣作此

煩損令付還義之頓首書行

君須以何永日憶去冬不可得如何書行

初月一日義之白忽然改年新故之際致歎至深君亦同

懷近過得告故云腹痛懸情災雨比復何似氣力能勝不

僕為爾力不一一義之白書行

樂湯諸人佳也令知問朱博士何時當返君可致意令速

還也想無稽留書行

源書已發吾欲路次見之亦不欲停甚書行

十二月廿四日義之報歲盡感歎得十二日書為慰大寒

比可否吾故羸乏力不一一義之報書行

前知不足欲居此常喜尉知定未果悵恨未知見卿期當
書 賢問也

初月十二日義之累書至也得去月廿六日書為慰比可
否僕下連連不斷無所一欲取輒不化消諸弊甚不知何
以救之罔極然及力不一義之白書

義之死罪復蒙殊遇求之本心公私愧歎無言以喻去年

十一月發都達遠朝廷親屬乖離情懸兼至良不可言且

轉遠非徒無諮覲之由音問轉復難通情慨深矣故肯遣

承問還願具告義之死罪訓

群從彫落將盡餘年幾何而禍痛至此舉目摧喪不能自

卷之五

喻且和方左右時務公私山川賴一旦長逝想已痛惜豈唯
骨肉之情言及摧腕永往木小何表妹委篤示致問訢

十九日義之頓首二句頓首日感切奈何奈何得十二日書
知佳為慰僕左邊大劇且今少至虛乏力不一不義之頓

首訢

至罪其榮極盡來也本以公慈別我無言以留去平

十月十五日義之頓首月半哀傷切心奈何奈何不可居
忍得十三日書知問此何以恒耿耿吾至匆匆小佳更致

問義之頓首訢

之果書至也律去民廿六日書為想此下

初月一日義之報忽然改年感思兼傷不能自勝奈何奈何
河冀更寒諸疾此復何似不得問多日懸心不可言吾猶

小差甚尚劣力遣不知義之報行

廿七日告姜汝母子佳否力不一一耶告行

月十一日義之敬問但得知佳為慰吾疾轉差力不一一

義之敬問行

十一月十八日義之頓首從弟子友沒孫女不育哀痛兼

傷不能自勝柰何柰何義之頓首行

初月二日義之頓首忽然此年感遠兼傷情痛切心柰何

柰何念君哀獨奄經新故仰慕崩絕豈可堪忍此各何似

相憂不忘當諭消息以全勉為太僕衰老殆是日不如日

日力知問義之頓首行

得書知足下問吾翫路痛俛仰欲不得此何理耶頽輒去
相見無盡治宜足下得益使之不疑也但月又陰况恐不
可針不知將何以救目前甚憂悴羲之白行

明日或就圍棋邑散今雨寒未可以治謝江表付還行

山下多日不得復意問一昨晚還未得遣書告知中冷不
解更壯濕其耿耿復何藥耶僕比日差勝尋知問羲之頓
首行

羲之頓首向又慘慘自舉衰乏氣勿勿知便當西旦不相
知來想能更言問亦遣不次羲之頓首行

念足下窮思兼至不可居處而氣無已卿復何似耿耿善

將息吾故劣力知問義之白行書

去冬遣使想久至乖離忽四年言之歎慨豈言所喻悠悠
數千卒當何期汝等將慎為上知復何云

數有想常達還此不快却人得百及常爾公為爾差念足下
小大佳憂卿可耳想同數得問官奴婦產復委篤憂之深
餘粗可耳知足下念差免憂不具

延其官奴小女並疾不救痛愍貫心吾以西夕情願所鍾
惟在此等豈圖十日之中二孫天命惋傷之甚未能喻心
可復如何行書

官奴小女玉潤病來十餘日了不令民知昨來忽發痼至

今轉篤又苦頭癰頭癰以潰尚不足憂痼病少有差者憂
之焦心良不可言頃者艱疾未之有良由民為家長不能
尅已勲脩訓化上下多犯科誠以至於此民惟歸誠待罪
而已此非復常言常辭想官奴辭以且不復多白上負道
德下愧先生夫復何言

九月三日義之報敬倫遣諸人去晦祥禪情以酸割念鄉
傷切諸人豈可堪處柰何柰何及書不一一義之報行
因緣示致問非書能悉想君行存信書行

伯熊上下安和為慰可令知問叔夷子前恨不見可令

知消息行

其官奴小女並得暴疾遂至不為
慙痛貫心奈何奈何

吾以西夕至情所寄唯在此等以榮
慰餘年何憶旬日之

中二孫天命旦夕左右事在心目
痛之纏心無復一至於

止可復如何臨紙咽塞

此帖有二語小異

想官舍無恙吾必果二十日後乃
外遲喜散恙比爾自相

聞也行

臣羲之言伏惟陛下天縱聖哲德
祿一儀應期承運踐登

大祚普天率土莫不同慶臣抗怒
且疾遐外不獲隨例瞻

望宸極屏營一隅臣羲之言

行書

臣羲之言天道寒嚴不審聖體御
嗟如何如謹附承動靜臣

裁之言

右表皇太后
后一行

星氏平安也梅妹可得表妹腰痛替不當小爾耳汝母故苦以不安食疾久憂漬當思平理也日神意不同前今付北

方補一篋吳興鮓二器蒜條四千一百

司馬雖篤疾久頃轉平除無他感動奄忽長逝痛毒之甚

驚惋催慟痛切五內當復奈何省書是感哽行

九月廿五日義之頓首便涉冬日時速感歎兼哀傷切不

能自勝奈何奈何得十月未時書為慰始欲寒足下常疾

比何似每耿耿吾故木平復憂悴行困書不一一義之頓

首書

六月廿七日。義之報周。嫂棄背。再周忌日。大服終。此晦感。摧傷悼。兼情切。劇不能自勝。柰何。柰何。穆松垂祥。除不可。居處言以酸切。及領軍信書。不次義之報。書

義之頓首亡。嫂居長情。有所鍾。始獲奉集。冀遂至誠。展其情願。何圖至此。未盈數旬。奄見背棄。情至乖喪。莫此之甚。追尋酷恨。悲惋深至。痛切心肝。柰何。柰何。義之頓首。書

兄子荼毒。備嬰不可忍見。發言痛心。柰何。柰何。王義之頓首。書

六日。告姜復。兩始晴快。情汝母子平安。力諸不一。一耶。告

書行

墨也編

卷之五

三十一

前使還有書哀猥不能叙懷尋痛兼哀苦割當復柰何省
第累紙哀毒之極但報書難為心懷况卿處之何可具忍
有始有卒自古而然雖當時不能無情痛理有大斷豈可
以之致弊何由寫心絕筆猥咽不知何言也行書

十二月六日義之報一昨因暨主簿不悉昨得去月十五
日廿三日書為慰兩晝夜無懈夜來復雪第各可也此日
中冷患之始小佳力及不一一義之報

義之死罪前得雲子諸人書並毀頓胡之性分析難為心

當有分西者不呈義之死罪行書

七月五日子我之頓首昨便斷草葬送期近痛傷情深柰何

柰何得去月廿八日告具問慰懷力還不次王羲之頓首

行書

廿三日發至長安云渭南患無他然云符兵健衆尚七萬
苟及最近雖衆由匹夫耳即今剋此一段不知歲終云何
守之想勝守弘之自當有方耳

行書

隔既久諸懷甚不可言且今多慘戚君果似前暫得一散
懷知以多疾不果乃當秋事省告同此歎恨如何可言葵
事不可倉卒當在九月初過此故欲一與吳興集冀無不
剋耳然事來萬端不知遂人意否非書能悉君數告以慰
之耳

行書

六月十六日羲之頓首秋節垂至痛悼傷惻兼情切割柰何柰何此雨過得十日告知君如常吳興轉勝甚慰想得此涼日佳患散乃委煩耿耿且以佳興消息僕故是常耳劣劣解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歌章輒付卿或有寫書人者可寫一道與吾也付十一版

書王散騎筆篤患餘不一行書

羲之死罪去冬在東鄒因還使白牋伏想至自頃公私無信便故不復承動靜至於詠德之深無日不墜省告可謂眷顧之至尋翫三四但有悲慨民年以西夕而衰疾日甚自恐無整展語平生理也以此悲情將無其人何以復

唯願珍重為國為家時垂告慰絕筆情塞義之死罪

桓公不得叙情不可居處雲子諸人何似耿耿能數省不

行書

吾何當還汝尚小愁思兼至不可居處多疾足下前許歲

末今暫還想必可爾故復白

行書

吾去日盡欲留女過吾自當送之想可垂一出一未知還

期是以白意夫人涉道康和足下小大皆佳慶十五日必

濟江故二日知問須信還知定當近道迎足下也可令時

還遲而日以日為歲義之白

行書

六日昨書信未得去時尋復逼或謂不可以不恭命遂不

皇清

卷之九

三十一

獲已處世之道盡矣何所復言義之頓首行

丹陽旦送吾體氣極佳共在鄉故處增思詠若可得爾要

當須吾自南但增感寒義之白行

十四日諸問如昨云西有伐蜀意後是大事速送抱來遂

當發認催吾帝王之命是何等事而辱在草澤憂歎之懷

當復何言見足下一一義之白行

敬親今在剡其後復亡甚不可言義之頓首行

近遣書想即至此雨極佳不得懸心吾之劣力數字義之

頓首行

七月十三日告鄙陽兄弟大降制終去悔悼甚永絕悲傷

動懷切割心情奈何羲之頓首

上下安也和緒過見之欣然羲之白

江生亦連病今已差

行書

知阮生轉佳甚慰甚慰會稽近患下始差諸謝粗佳足下

差否甚耿耿喉中不復燥耳故知問具示王羲之白

行書

王羲之白冬過足下夜得眠不祇差也復何治甚耿耿長

史復何似故問具示王羲之白

行書

五月十四日羲之白近及至也得七日書知足下故爾耿

耿善將息吾腫得此霖雨轉遽憂深力不一一羲之白

行書

羊參運還朝論長見敦恕其為慶慰無物以喻今又告成

先靈以文示足下感懷慟心又以表書示卿政當亦否書行
痛念玄度立如志而更速禍可惋可痛者省君書亦增酸

書行

服食故不可乃將冷藥僕即復是中之者傷胃中一冷不

可知何是也要春秋輒夫起多腹中不調適君宜深以為

意省君書亦比得之物養之妙豈復容言直無其人耳許

君見驗何煩多去書行

送彭祖何目過江想安穩耳失此諸賢至不可言足下分

離如何可言書行

書來云得諸為慰知汝姨欲西情事誠難處然今時諸不

易得東安書甚不欲令汝姨出魏至想自思之行書

上下可耳產行徃當迎慶思之不可言行書

適都使還諸書具一一須而具懷得征西近書委悉為慰

不得安西許有問不知何久長風書平安今知殷侯不久

留之甚善甚善舍內佳不中書何似家中疾篤恒救旦夕

比知覺有省書行書

想至義興何似懸情慕容遂來據鄴可深憂官復遣軍可

以示義興中書行書

昨得殷侯荅書今寫示君承無怒意既爾意謂速思順從

或有恕理大小宜盤桓或至嫌也想深思復征許也行書

八月廿四日羲之頓首竟增哀感柰何柰何雨足足下可耳不得問日懸心吾故劣劣王羲之頓首

此兩定可耳故當收佳云彼甚快大事吳義興甚是蕩然

可歎行書

得都近問清和為慰云劉生近欲舉君為山陰以中軍當

為最君期於未獲供養處相為慨然仕宦殆是想也君學

書有意今想與草書一卷小大佳不不得司馬問懸情適

安以中軍出鎮有避賢意乃云行得言而不知公私此理

卒當之邪甚憂根本無集之者想今與君書一二見此當

何言但恐今歸必首問所出復有將來之弊耳此願書珍

御理

行身效來欲心欲使米之

敬豫諸公近來停數日悉佳安石已南遷北多兄弟此改

殊命蕭索調君以入相府何時當應命未得坐處亦當

愁罔思得為隣豈常情恐君方處務此命難期如之何不

一書小佳復意問行

源遂差不去尚未恭命終如之何聞真長知吳興想必如

意南道差不行

君大小佳否松廬善斷也僕信還奉州將去月十二日告

甚慰如曹失護語此君甚康壯常是肥渴耳實尋還遲之

不可言二妹差佳慰問心期中冷頃時行可畏愁人不得

司馬近問懸情近所送書即至也君信明早令得後得鄙
書未至即想東不欠耳行書

想清和士人皆佳彭祖諸人得足下慰旦夕也此諸賢平
安每面粗有歎慨追恨近日不得善散無已已度足下還
期不久耳地者數令知問行書

本懷足下可謂禮之今以書寄卿想必至且救命不暇此
事於今為奢遠耳是事本心所欲論事令付

義之死罪累書至兩快想想比安和逆復承問下官劣劣口
前可力不具王義之死罪行書

以令第食後來想必如期果之小晚恐不展也故復肯示

家之報行
書

吾復五六日至東縣還復致問想官舍佳見護軍逆書甚
慰仁祖轉加然疾根不除尚令人憂復得問未復反書甚
慰八月共至屈山看井橘思君宜深想鐵已還旦夕展也
故復肯示羲之報行
書

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還得八日書知不佳爾何耿耿僕

日疲而得此熱忽忽解白耳力遣不具王羲之白
書行

貴奴差否想不成大病傷寒可畏令人憂當盡消息也蚌
二斛蠟二斛前示敬蚶得味今止送此想敬之故以為佳
比來食口幾許得味不具示所欲示之

行政五十日不復得問懸情皆佳也如何貽云得潁陽書
平安慰意不得吳諸人問懸遲之也行書

古人御世者乃志小天下今封域區一方任耳而但憂不
治為時耻之今卿重熙之徒必得申其道更自行有餘力
也行書

甲夜羲之頓首向遂大著乃不意與足下別時及至道家
乃解尋憶乖離其為歎悵言何能喻聚散人理之常亦復
何云唯願保愛為上以俟後期故肯遣此信取足下
過江問臨紙情塞王羲之頓首行書

前得君書即有及想至也謂君前書是戲言耳亦或謂君

當是舉不失親在安石耳省君今示頗知女向老僕之儀
謂君禮之方復致斯言愧誠心之不著若僕世懷不盡前
者自當端坐觀時直方其道或將為世大明耶政有救其
弊筭之熟悉不因效放恕之會得其於奉身而退良有已
良有已此其得之心不待多言又餘年幾何而近者相尋
此最所懷之重者察頃勞服食之資如有萬一方欲思盡
頤養過此以往未知敢開言止於今也行
得司州十六日書知疾患憂之至深奈何奈何想桓公數
便亦知謝生大得清和至慰明發當至吳興遲見之也義
之白行
書

鄙疾進退憂之甚深使自表求解職時以許乃當是公私
大計然此舉不深又不宜是之於始二三無所成可以示
從女甚劣欲知消息行書

十一月四日右將軍會稽內史瑯邪王羲之敢致書司空
高平郗公足下上祖舒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會稽內史鎮
軍儀同三司夫人右將軍劉氏女誕晏之允之允之建威
將軍唐令會稽都尉義興太守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衛將
軍夫人散騎常侍荀文若女誕希之仲之及尊叔虞平南
將軍荊州刺史侍中驃騎將軍武陵康侯夫人雍州刺史
濟陰郗說女誕願之胡之耆之美之胡之侍中丹陽尹西

中郎將司州刺史妻常侍讓國夏侯女誕茂之承之義
妻太宰高平郗鑒女誕玄之疑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肅
之授中書郎駟騎諮議太子左率不就徽之黃門郎鷹之
少有清譽善隸書咄咄逼人仰與公宿舊通家光陰相接
承公賢女淑質真亮確懿純美敢欲使子敬為門閭之負
故具書祖宗職諱可否之言進退唯命義之再拜

此是郗家論婚

書書跡
似夫人

義之白乖違積年每懷辛苦痛切心肝惟同此情當何居
處義之脚不踐地十五年無由奉展比之欲迎不審能幸
降否豫唯哽故先承問義之再拜

五月二十七日州民王羲之死罪死罪此夏復便半時
離衆情兼至唯增傷悼頃水雨未之有不審尊體何如
疾除也不承近問馳企民自服椽屑下斲體氣便自差
此物益人斷下去陟釐劫樊遠也以為良方出何是真
之謂謹及圓青州白牋不備羲之死罪死罪行書

十二月廿二日羲之白節近感歎情深得去月廿三日

知君故苦日耿耿惟善護之為慰僕得大寒疾不堪

還不具王羲之白行書

十四日昨數信未即取遣適得孔彭祖書得其弟都

日書說雲子暴霍亂亡之理乃當可耳惋惋桓公周

痛豈不懸心義之頓首

行書

義之頓首白雨無已小兒猶小差力不一王羲之頓首

行書

君清瘦雖篤疾謂必得治力豈圖凶問奄至痛惋情深半
年之中禍毒至此尋念相催不能已已况弟情何可任這
等荼毒備盡何可忍視言之酸心柰何柰何可懷君情此
公立德由來而嬰斯疾每以惋慨常冀積善之慶嘗後渚
佑契同昔人尋憶事緬然求絕哀宛深至未能喻心省足
下書情不能已可復柰何絕筆流涕足下各可爾復雨可
厭若吾所敬日去不復辭此意思足下明必顧之遲散義

之頓首行

羲之白一日殊不叙潤懷得書知足下咳劇甚耿耿護之

冀以散力不一一羲之白行

知德考故平平想當轉得散力每耿耿不忘懷足下小天

佳否羲之頓首行

忽然夏中感懷冷冷不適足下復何似耿耿吾故不佳得
遠近問不虞生何當來逢一集昨見無奕十九日書二十
六日西也素二祖服藥石服一齊不覺佳酷羸至可憂方

知問王羲之白

書成得十一日疏甚慰三舍動靜馳情先書已具不得一

一義之頓首行書

知汝表出便去不得見汝此何可言想秋必還恐此書不

復及汝不去義之頓首行書

適書至也此人須當今白想足下可為停之故示義之頓

首行書

六月三日義之白但暑此歲已半感慨彌深得廿七日書

知足下安頓耿耿愁增患耶善消息喜甚勿勿常恐一夏

不可過力不一王義之白行書

賊以還不知遇官軍云何可深憂之欲依上虞初到別上

令敕聽之縣事不同直不相連耳且奉祠感思悲慟得書

知問吾之劣力不一王羲之問行

足下晚各復何以恒灼灼吾坦之欲不復堪事內然力不

一一王羲之頓首行

累書想君此各可不僕近下數日匆匆腫劇數爾進退

憂之轉深亦不知當復何治下由食穀也自食穀少有肌

肉氣力不勝更生餘患去月盡來停穀敢麵復平平耳行

玄度先乃可耳嘗謂有理因祠祀多感其便民至此今致

之生而速死厄每尋痛惋不能已已省君書徒增酸悲大

分自不可移時至不可以智力救耳羲之白行

君昨示欲見穆至叙讚今欲默語興廢之格粗當書爾否

玄度好佳君謂何似羲之頓首行

知道長不得散力疾重而汝進退甚令人憂念遲信還知

問羲之頓首書

六月十九日羲之白使還得八日書知不佳何爾耿耿僕

日疲而得此熱忽忽解白爾力遣不具王羲之白書行

江生佳須臾活以始見之此人事蕭索可歎汝宜速下不

可稽留計日遲望今日亦語劉長史令速羲之白書行

姊適復告安和郗政病篤無復他治為消息耳憂之深今

移至田舍就道家也事畢吾當遣信視淑還

母子平安為慰至恨不得暫見故未得下船道夷書云已

雲水錄 卷之五

得一宅想今安穩耳不能解此移趨知部兒不快情不容
已憂心耿耿義之白詩行

七日告期痛念玄度不能不懸心也汝臨哭悲慟何可言
之情極咽塞市器俱不合用昨旦來又惋念玄度體中便

不堪甚今告汝當須過殯還有悲惻義之白詩行

去冬臨改安事近便欲決去而何其不許事聞似有小寇
今未便得果然故有移南墓意尚未可倉卒復信更期汝

信也義之頃詩行

會稽亦復與選官論卿否吾誠救救於論事然於第尚不
憚小謂選官前意已佳可不復煩重卿更思之必謂宜論

者必有違耳義之頓首行書

適得萬古去月五日書為慰尋得彭祖送萬九日霜板再
破賊有所獲想足摧寇越逸之勢耳許司農書來慰吾柰
無人便未能得達故向餘杭間也義之頓首行書

賊勢方軌但守之足尚令智者勞心復此回書恒懷湯大
處世不易豈惟公道也諸人十二日書云慕容乃抄梁得
數日方下疾疫非常及至京極勞傷甚憂深想君勤勤又
復委篤恐無與諸人書也憂之怛怛劣力不一義之白行書
知郡荒周旋五百里所在皆爾可歎江東自有大頓勢不
知何方以救其弊民事自欲歎復為意卿示聊及數字劣

力不一義之白行書

昨得桓公問疾書轉加懸念胡云征事未有日佳也此日

逼熱不知卒云何爾耿耿故示力不一義之頓首行書

妹不快心憂勞餘平安未得問玄度急腫至可憂慮得昨

書云小恙然疾候自恐難耶義之報行書

安石書俱佳還七日增想投命積日不復知問弟佳寧善

然復憂之不去懷吾遂沉滯兼下如近數日分無復理昨

服陟釐丸得下不知遂斷否了無所噉而藥得停不知當

復見弟理不獨下便長歎小蘇息更知問二奴遮諸人

以謝之義之白

得白書至示為慰云小大多患憂念勞心遲見足下未為
果結力不一一玉義之白行書

三日先疏未得去後得四日疏為慰兄書已具不復一

義之白行書

鎮君昨至追尋見之悲歎不可言上下近問少慰馳情不
知何似絕未得問汝得旨馳白宜豫知分春事也吾後數

日東可語期令知消息耳義之頓首行書

君大小佳否至此乃知重熙往覺少不得同行萬恨萬恨
云出便當西念遠別何可言遲見之度今或以在道如無
人往心不堪甚憶之不忘懷之無已故示知問義之頓首

行書

行書心不欺其創之不忘對之無已始不欺聞美之誠言

知書有去縣奔赴誠意義官至也有禮制恐不必果耶且
在彼縣常以為得意宜思之耳情至故示義之白行書

兄子發尚未有定日當送至瀾遠乖不可復言適欲遣書
會得足下一面故知示義之頓首行書

十九日義之報近書及至也得八日書知吾甚羸敬倫動
氣發耿耿想得冷比為佳敬父佳書不一一義之報行書

省足下前後皆未嘗不憂汝欲興事他相與有深情者不
能不恨然古人云行其道忘其為身真卿今日之謂政目

當豁其旬月懷然得公平正直耳未能忘已便自不得行然

此皆在足下。懷願卿為復廣求於衆所悟。故多願山之高。言次何能示。故劣力不一。義之頓首。行書

十一月七日書行之報。近因千卿書想行。至霜寒第不佳。頃

只了不得。食至為虛劣。力及數字。義之報。行書

知須菓裁。便可遣取。視君勢陳。欲欲無出理。近書至也。得

十八日書。為慰兩蒸。比各可。羊叅軍轉差也。懸耿吾解痛。

劇欲不行。力至患之。欲不得。自力數字。義之白。行書

尊夫人向來復何如。為何所患甚。懸情念卿。累息具至。義

之敬問。行書

想諸舍人。小大皆佳。弟摧之可為懸心。且得集目下。此懸

多也姊累告安和梅妹大都可行袁妹極得石散力然故
不善佳疾久尚憂之想野大久恙至善分張諸懷可云不
知其期何時可果永嘉競逐者有力恐難冀得大柿當種
之篤不喜見客篤不堪煩事此自死不可化而人理所重
如此耶都江東所聚自非復弱幹所堪足下未知之耳給
領與卿同殊為過差交人士因開門以勉待之無所復言
君遠在此乃受恩來今留之明晚共卿親集想君未便至

餘姚爾羲次增答行

書

因

書

於

至

西

云殷生得快周太事數謝生書但有藥耳云彥仁或宣城
甚佳情事實宜今有所寂不得都問知卿云問故未知西

審問使人憂耿得問示信使其甚數而無還者似書疏不可
得得問宜示告之知長翔田舍比鄉還當如何候頃得音
副民望甚善行

義之白霧氣足下各何如長素轉佳甚耿耿冀行面遣知
問王義之白行

昨得諸書今示卿想見之恐殷侯必行希望唯宜爾然今
此集信為未易卿若便西者長不可言也行

晴快足下各佳否長素轉佳也甚耿耿故知問具示王義
之白行

知尚書中郎差為慰不得吳興問懸心數吳中聞耳小奴

在此忽患瘧比數發今日最微大都輕瘧耳尚小停今在

吾廐中念猶懸心小患耳所垂必須佳乃去義之白行

昨方回遂舉為侍中不知卒行否云相意未許爾者為佳

比得其書云山海間民逃亡殊異求嘉乃以五百戶去深

可憂深可憂此間不得至此足下郡內云何糧運日廣遠

恐此弊不已義之報行

都下書云殷生議論殊異處憂之道故思同歲寒盡對此

書還力不一行

廿三日義之報一日得書皆在記所不得有反轉熱鄉

佳否定何可得來遲面固不一義之報行

論亦不能佳體。樸省無所乏。然卿供給人士。及使從吏。又論者亦謂太任意。在世中政。自不得不小俯仰。同異卿復為意。此懷亦當玄同。不能勉人士耳。見尚書一日遣信。以具必宜有行者。情事恐不可委。行使耶遲還具問。亦以與尚書諮懷。今復遣諮吳興也。

官舍佳也。節氣不適。可憂。彼云何。昨得書。比佳甚。慰甚。慰得官奴。晉寧書云。平安。念懸心。比粗佳。一日書比。一一民以頃情事。不可不勤思。自補節勤。以食。敢為意。乃勝前者。而氣力所堪。不如自喪。初不哭。不能不有時。惻愴。便非所堪。哀事損人。故最深。益知不可不豁之。訖。

知足下數祖伯諸人問助慰絕不得兄子問懸念可言此
於南北旨使無理此欲歎久也群從書皆佳道冲書平安
汝當改葬不可云勞冲遇此事或復留連體甚羸所敢食
至少年衰老羸使人深憂君甚懸情餘疾患少差也行

省告足下此舉由來吾所具卿所云皆是情言然權事慮
之重則當廢情以從宜非書所悉見卿一一忽動小行多
晝夜十二三四起所去多又風不差脚更腫轉欲無理至不
可勞而此書疏不自得已唯絕歎於人理耳一妹復平昨
來上下差行

吾涉冬節便覺風動日日增甚至去月十日至委萬事

如去春但為輕微耳尋得小差罔爾不能轉勝流滯進退
體氣肌肉便大損憂懷甚深今尚得坐起神意為復可耳
值疾不瘳晝夜無復聊頤不知當得暫有間還得復其寫
否如今忽忽目前耳手亦惡欲不得書示令足下知問行書
七月十五日羲之白秋日感懷彌深得五日苦甚慰晚熱
盛君比可吝遲復後問僕平平力及不一一王羲之白行書
知君患癮何似乃爾是為疲之極也一知此事恐不可以
不絕骨肉之愛無論人事也乃甚憂君君自量情歎患不
以經心者一事否爾當何理耶羲之報

此信過不得熙書想其書一一也小大佳否賓轉勝皆謝

之賢妹大都勝前至不欲食篤羸恒令人憂餘粗佳阿刁
近來到卞上下皆佳義之白行書

得書知足下且欲顧何以不進耶向與謝生書晚欲往登
停山且停山非所便故可共集謝生處登山可令他日耶

王羲之白行書

得君書疏知往來皆平安耳念比年下節氣至惡當令人
危幼小疾苦故爾憂勞不可言想非無他早不傷白田耳

行書

昨得都下十七日書賊徑還蠡臺不攻譙是其反善之誠
也行書想殷生必得過此者猶令人憂期諸處分猶未定羊叅

軍旦夕至也。遲面一義之頓首。行

安石定目絕令人悵然一爾恐未卒有散理憂期諸處分
猶未定懸益深念君馳情又遣從事發遣君無復坐理交
疾患何以堪此恐屬無所復厝懷即乖大小不可言且憂
君以疾他曳不易得司州書轉佳此慶慰可言云與君數
數或採藥山崖可願樂遙想而已云必欲刻餘杭之遲期
此不可言要須君旨問僕事中久宜斲東復令白便行還
便行當至刻追土廿日後還以示政當與君前期會耳遲
此情兼二三義之報。行

昨暮得無奕阿萬二日書。論近清和耳。羗賊故在許。下自

當了也。桓公未有行日，阿萬定吳興，未復弘道。近書見與弘遠書，恐卿不得久坐，何如休。稚玄佳，不想能數足下。令知問。矇風膠今年以晚來，年其主不起。首者想或可得借乎。行書

得反，又獲示知足。下發動，脅腫，卿比疾苦甚。似期一一想消，一當轉佳。為何治也。吾為亦劣。大都復是平平，隔耳許。日前後有其效，何喻。冀涼日晚散耳。尋復知問王羲之白。行書

羲之頓首。賢女嬪歛，永畢情以傷惋。不能已已。况足下慈深至，何可為。心柰何柰何，不能無時之痛。憂卿便深令

何如患深達既往吾志勿勿力知問臨書惻惻王義之頓

首行

知數致苦言於想時弊亦何可不耳頗得應對否吾書來

彼答得桓護軍書云白米增運皆當停為善義之白行

周公東征四國是遑誠心款著謂之累積頻頻書想至陰

寒想自勝常皇矣漢祖纂堯此四行真書

義之死罪荀葛各一國佐命之宗臣觀其輒迹實奇士也

然荀護譏於憂卒意常恨恨謂其無弘濟之心宜被大譴

諸葛經國遠治吾無間然處事而無玷累獲全名於數代

至於建鼎足之勢未能忘已所謂命世大才以天下為心

者容得爾乎前試論意义欲呈多疾憤憤遂忘致令送願
因暇口可垂試省大期賢達興廢之道不審謂粗得阡陌
否義之死罪行書

足下名可不得都下五日書令送謝即至想源得免豺狼

耳王義之白行書

義之死罪近因周參軍白牒伏想必達此春以過時速與

深兼哀傷摧切割心情奈何奈何須臾寒節不審尊體何

如不承問以復經月馳企民疾根治滯了無差候轉久憂

深昨昨遣信自力粗白不宣備義之死罪行書

墳墓在臨川者行欲改就吳日大中終是所歸中軍往以還

田一項烏澤田二項吳興想第可還以與吾故示想第居
意故如往言思終高也是以思同之此三頃田樂吳舊耳
云卿軍府甚多田也宜須一用心使可差次忠良義之白

行書

增運白米行來者云必行此無所復云吾於是地甚疏致
言誠不易然太老子以在大臣之末要居時任豈可坐視
危難令便劇言於相并與殷謝書皆封示卿勿廣宣之諸
人皆謂盡當今事宜直恐不能行耳足下亦不可致苦言
人之至誠故當有所回不爾坐待死亡耳當何當何義之

白新

若治風教可弘今忠著於上義行於下雖古之逸少亦將
眷然况下此者觀頃舉措君子之道盡矣今得護軍還君
屈已伸時玄平須命朝有君子曉然復謂有容足地當如
前者雖患九天不可階九地無所逃何論於世路萬石僕
雖不敏不能期之以道義豈苟且乎若復以此進退直是
利動之徒耳所不忍為所以不為上方寬博多通資生有
十倍之覺是所委息乃有南眷情足下謂何以密示一物
豈此意為與卿共思之省已以付天諸暨始寧屬事自可
得如教丹陽意簡而理通屬所無復速錄之煩為佳想君
不復須言謝丹陽亦云此語義之白行

不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委身穢迹可謂艱矣今僕退
身閑坐而獲遂其宿心其為桑榆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
東遊還脩治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孫遊觀其間有一
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
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者令舉策教焉彷彿萬石之風

君謂此何如義之白

行書

適重熙去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盡地利願養閑暇
衣食之餘欲與諸親時共歡燕雖不能興言詠銜盃引滿
語田行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可勝言
耶常依陸賈班揚王孫之處甚欲希風數子老志願盡於

此也君察此當有二言否真所謂賢者志於大不肖志其
小無緣見君故悉心而言以當一面義之白訢

數上下問如常何可得集耶念馳情未異果為結念致問
不得東陽問想卿婦遂平復耳聾徒否謝之幼小頃可行
華母子平安知足下故望暫還歲內何理過歲必有理不
思存足下復得一叙平生當何言得卿書尋省及復但有
悲慨比者且當數致年知畢必果思遲言而不可復得此
與范期後月五日遂乃剋耳還遣吉進頃猶小差欲極遊
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歎丹陽花果似小可何日得諸鄉

人共賞義之白書

中書郎諸人皆佳北面雖近隔殊思卿度還旦夕吾頃
中惡不欲食積日勿勿五六日來小差尚甚虛劣且風大
動寒體急痛何耶賴力及足下家信不能悉王羲之白
足下欲同致上虞一宿還無所廢幸祕至便與長史俱行
無不可吾為卿任此聲者但此懷自不復得闕之於時小
大皆佳也度有近問不得上虞甚佳足下當能相就不思
面卿云當來何能果也遲散無喻吾復月當出以考念示
下近欲麻紙適成今付三百寫書竟訪不得其人示之王
羲之頓首

省書知定疑來汝居長謂所養兒雖小要為喪主劉夫人

靈座在堂政爾遠來於禮誠不可近所以狼狽違逆汝情
他信難忍交恐有性念慮得來想慰釋奠引是以不復思
此耳若汝能割遣無益得過喪制遂來居此乃事宜也若
自量不能違哀念須吾等旦夕相喻者當來汝當自若吾
意盡此也行

若來大小祥當復出者殊更良昌若汝不出農當單出汝
能遣農遠行不宜皆當自詳計審日遲望而更未定殊為
悵恨不可言此乃為汝求宅謂汝來居正理軍務何可久
處而情事不得從意可歎可歎終果來居者故當為汝求
也以書示農

再昔來熱如小有覺然書故難堪知足不患之云故以圍
棊是不為患吾期爾無佳自得此熱樵悴終日未果如何
王羲之頓首行書

羲之死罪見子卿具一一荒民及惠懷最要也殊為欣慰
唯願不倦為善承留此生當廣陵任佳此生處事以驗海
陵江間殊令人有懷也羲之死罪死罪

知足下以界內有此事便欲去縣豈有此理此縣弊久因
足下始有次第耳必無此理便當息意今救諸處事及縣
者馳書與臺中論必釋然故遣旨信示意羲之白行

適州將十五日告徐一癰方尺許口四寸云數日來小而

差然疾源如此憂怛尚深故遣信治徐舍人書以示徐還
示足下也不堪縷疑事列上告周青州視事今以當至下
耶任是事宜無干身世而任事者疾患如此使人短氣義
之白行書

百姓之命到懸吾夙夜憂此時既不能開倉庾賑之因斷
酒以救民命有何不可而刑猶至此使人歎息吾復何在
便可放之其罰適之制宜嚴重可如治日每知卿問民之

主行書

追尋前者事意豈可復得且當率日前及今時急要願諸

君各保愛以俟此其末耳見君有愁緒聊以當面

欲省安西如今意無前却也。想君必懼賊勢可之者必進。許洛無可不果。凡人遇逆世豈可處之尋常。以此至終。故當極盡志氣。庶不負所託也。君此意弘定。然決在必行。未復。知問晴快。卿轉勝向平復也。猶耿耿想上下無恙。力知問不具。王羲之敬問。書。

紙筆精要深念兒至一物而無所出後須酬。行。

王獻之札

相過終無復日。悽切在心未嘗暫掇。一日臨坐目想勝風。但有感動當復如何。常謂人之相得古今洞盡。此處殆無恨於懷。但痛神理與此而窮耳。盡此感深殆無容處。常恨。

况相遇之難而乖其所同省告不覺灌流既已往矣亦復

何言獻之白

行

諸舍復何如吾家多患憂面以問慰情不知可耳承永嘉
比復患下上下下諸疾患乃爾焦馳豈可懷不審今復何如
媿即平和耳貞壽不成病不鵝還慰姊意今已甞向發分
張諸懷可言殊當復憂懸婢腹痛見差不劉家疾患即差
秀已還也

行

謝

向平

如

獻之死罪授衣諸感悲情伏惟哀慕兼慟痛毒難居見徐
携并使君書承此極勝但承此密問當復大損耳比日憂
此無復意不審尊體云何脚及耳痛氣得此哀號何如先

大惡時灸瘡特不堪此不乃為患眠食幾許使君今地實
難為識然所以為識政在此耳行

獻之白奉別告承安和慶慰極冷不審尊體復何如獻之
比日如復小勝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癰今服藥盡温燥
理冀當可耳然異極都不得復小失和卿惡亦不復得妄
近生冷體氣頓至此令人絕歎行有佳酒便服行

想彼悉佳汝復見諸女不此近下故爾耳行

獻之白承姑比日復小進退其爾不得一極和憂悚猶深
不審以服散未必得力耳比隣相聞故云惡懸懷使君數
得書也行

獻之白思戀觸事彌至獻之既欲過餘杭州將若此還京
必視之來月十左右便當發奉兄無復日此告何喻願復

盡珍重理獻之白書

獻之白節過歲終衆感纏心伏惟同之奉月初告承極不

平復頭眼半體痛恒惡兄告說姊故殊黃瘦憂馳可言寒

切不審尊體復何如眠食轉進不氣力漸復先耳遲復肯

告獻之故爾獻之書

願餘上下安和知婢日夕疏慰意育故羸懸心倪比健也

適奉永嘉去月十二日動靜故常患不寧諸女無復消息

獻之書

再啓夏節近感思深惟窮號崩絕不可忍處晴快不審體
中何似食敢復多少甚馳情不審諸舍復何如未復西動
靜不寧此多患反側願深寬勉故承問

思戀無往不慰省告對之悲塞未知何日復得奉見何以
喻此心唯願盡珍重理遲此信反復知動靜

十二月廿七日具疏操之獻之再拜歲盡無復日感思兼
懷不自勝兄亦同之柰何柰何奉十二日告承椽安和慰
馳情姊三兄諸患故爾不損憂馳晴快不審尊體並復何
如遲復來告操之故平平已再服散冀得力獻之亦惡憤
勿謹拜疏不具操之等再拜

衛軍猶未平和而哀榮殊未得盡消息理常以不寧僕射
得散力甚慰表解臺職不知得恕不復冠軍告懸人止書行
獻之白兄靜息應佳何以復小惡耶伏想比消息理盡轉
勝耳礮石深是可疑事兄喜患散輒發癰勢為積乃不易
願復更思獻之唯賴消息內外極生冷而心腹中恒無他
此一事是差但疾源不除自不得佳論事當隨宜思之也
獻之姊性纏綿觸事殊當不可獻之方當長愁耳書行
獻之白不謂鄱陽一門艱故至此追尋悲惋益不自勝柰
何柰何政坐視其滅盡使人悲熱賴子高在此不爾無可
成獻之書行

既新婦勉身得雄甚善散騎殊常喜也行書

雖奉對積年可以為盡日之歡常若不盡觸類之暢方欲

與姊極當年之道以之偕老豈謂乖別至此諸懷悵塞實

深當復何由日夕見姊耶俯仰悲咽實無已無已唯當絕

筆耳行書

夏日感恩兼悼切割心懷痛當柰何柰何得思道書慰意

薄熱汝比各可不吾並故諸惡勞益勿勿獻之白疏行書

獻之白思戀轉不可言瞻近而未得奉見但有歎塞遲諸

信還吳動靜獻之白行書

白東告具天寶疾患問何具倉卒之子孫常欣倫早成家

以此娛上下豈謂奄失此女愍惜深至惻切心懷媿哀念
當可為心情願不可保使人惋惋悲政常隨事豁之耳嫂
先積弊復有此痛心不審不乃惡不甚以憂馳眠食復多
少願遣無益盡消息理行

吾十一日發吳興違遠兄弟感戀無喻慶等別不可言此
奉告故多患姊經感極頓憂馳益深適諮議十六日告風
疾故爾反側餘可行未東動靜不寧吾宜速吳與丞別兄
進猶戀罔勞亦極惡馳情二女晚生皆佳未復華姜疏比
來得直疏故惡故足當視華也汝兒女並可不行
廿九日獻之白昨遂不奉恨深體中復何如弟甚頓勿勿

不具獻之再拜新書

承服腎氣丸故以為佳獻之比服黃耆甚勤平平耳亦欲

至十齋當可知新書

得書為慰吾先夜遂大得服湯酒諸治漸相故頓極難勞

知足下便去不得面別快恨深保愛臨書增懷王獻之新書

玄度時往來以此為慰興公使適還數日其都下問人情

所憂良可歎息諸吳數問齡前來經日極為差云仁祖欲

請為軍司不知行不慕容有易賴意耶

薄冷足下沈痼已經歲月宜宜觸此寒耶人生百歲氣各有

彼處想示消息新書

益部耆舊傳令送想催驅寫記耳慎不可過淹留吾去月
從孫家求信次頃爾頃為亂反側錫大佳柳六惠言錫可
常餌亦覺有益耳書行

前告先以陳事意必是更有家信未知期說見德遠書所
致人耶何可足下命耶書行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曹
躡高位英雋沈下僚書行

一月廿九日告仲宗奉世諸兒禍變無常黃門隕背哀痛
摧剝不自勝任柰何柰何及書感塞父姑告念外甥欲問
都新婦更篤憂慮深書行

女無日事懸心既新婦何日在慰姊目下
承冠軍故爾不覺轉勝矣無所學尤憂馳深汝焦悚可言
可必不耳企慰此大都如常秀順至慰意順心痛委頓焦
勞諸舍不能集會深哽塞仰料靜婢自常不和知從事甚
簡致此佳也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吾此不辨得遣人船迎汝當具東改
枋三四吾小可者當自力無御迎汝故可得五六十人小
枋諸謝當有便見令當語之大理盡此信還具白脾
痛可堪而以作書絕欲不可識

行書

疾不退潛處當日深豈可以常理待之此豈常憂不審食

復何如肌色可可所堪轉勝復以此慰馳踈耳行

消息亦不可不恒精以經心向秋冷疾下亦應防也獻之

下斷來恒患頭項痛復小爾耳行

省前書故有集聚意當能果不足下亦大佳不聞官前通

遣足下甚急想以朽體恕耳足下先子以至廣州耶當有

得集理不念懸心也耳行書

近與鐵石共書令致之想久達不得君問以復經月懸情

豈可言頃更寒不適頗有時氣君頃各可耳遲首問僕大

都小佳然疾根聚在右髀脚重痛不得轉動左脚又腫疾

候極是不佳幸食服意事為復可可冀非臧病耳行書

知鐵石前。往快作樂。諸君善處世。一達於當年。不復過。
僕端坐將百日。為尸居解日耳。不知那得一散懷。何其相
思之深。臨書意塞。行書

玄度何來。遲深足人憂。懸耶常謂有理。因祠監多感。足下
事甚善。然所造極難。想足下每思先後公。豈須言親親不
已意耳。安石停此過半日。猶得一宿。何物喻之一。十當浦
送近道。所以致嘆。陽諸懷兒。不可言。且不復得卿。送有諸
歎。今此貪止道。忽動小行。多晝夜。十三四起。所去多。又風
不差脚。更腫轉欲書。疏自不可已。唯絕歎於人理耳。二妹
復平平。昨來山下。差靜。政當還委曲。前書具想。勝常也。諸

人悉何如承冠軍定入計今向達都汝奉見欣慶但恐停
日不多耳慶等已至也鵝差不甚懸心宜道尋去奴定與
諸分張少言書行

新婦服地黃湯來似減眠食尚未住憂懸不去心君等前
所論事想必及謝生未還何爾進退不可解吾當書問也
書行

鴨頭丸故不佳明當必集當與君相見

不審阿姨所患得差否極令懸惻想東陽諸妹當復平安
不審頃者情事漸差耶彼郡今載甚不能佳不知早晚至

當遂至郡深想望書行

數奴此月唯省一書亦不足慰懷深悉足下情素耳行書

七月二日獻之白孫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賢能為用斯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益州天府之地高祖

因之以成帝業荆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西連巴蜀東通

吳會此用武之國而其不能治天所以資將軍將軍既是

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成之大國誠難至也行書

鄱陽書停諸舍便有月未具散騎書知情至草草未發遣

奉去月問承婦等復不能差深憂慮耳行書

獻之白不審疾得損未極憂及更能出入未前書云至我

散情嫂疾苦療得所深喜慰想必為司敬和晚際以差左耶

諸舍也能向諸第各也行

獻之白極熱敬惟府君此月內得書來時幾得問希此濟

息極悶悶軍中復如何患膿不能潰意甚無賴君有好藥

必時復與府中多少極濟事耶行

承冠軍故爾不覺轉勝冬無所覺憂馳深汝焦悚可言行

服油得力更能停敢麪只五六日停也不至絕艱辛也足

下明當必果想即日如何深想憶行

近奉阿姑告知平安極慰人意獻之遂不堪暑者氣力恒憊

恐是惡風大都將息近似小却行

白承舍內分違近豫遂就難以喻痛濟理獻之白

後而悲積蕃首以不佳耿耿僕近動辭妾頓雖誠折猶
然發止尚以未定日冀以言首力還不復耳

還此今有書何以至不知諸舍故多患念勞以今差也得
領軍書故在風丹楊書常疾動耿耿亦云得鄱陽近書為

慰母楊疾者不果來甚悵恨

行書

得西問不寇復云何令人邑邑具示

訢

東家尚未欲下李叅軍無政日有此議能自來此方寸無
使聞上極不妙之事獻之頓首

訢

八月十九日具疏操之獻之再拜昨日諸願悉達奉奉
慰馳心極冷不審尊體復何如操之創故不差常惡亦故

爾憤憤獻之昨來復下如欲作瘳殊之極服石的尤莫得
力謹謹不具操之等再拜行書

獻之白不審尊體復何如昨夜眠多少願盡寬喻理憂馳
可復言若得消息者獻之白

嫂等承更惡不審頃痊復不必須散時終得力耶此藥甚
佳想姊舉體不能行履服遂差安西且無恙府君屬有和
稀久滯行路同人絕得此心故當携其長幼請汝上下知
彼駱驛有書示不足以慰吾意耶冬間必欲至足下所居
承使君明練不謂漸有勝也君數集驟然其大都可耳吾

止於月半間耶行書

翻陽歸鄉承脩東轡有到王... 谷身必俟勝歡慰於懷
耶吾終權宜至承今年饑饉仰唯年吏都乏絕不謂乖又
至於此耶吾脚尚未差極憂也
行書

獻之等再拜不審海鹽諸舍上下動靜比復常憂之姊告
無他事崇虛劉道士鵝群並復歸也獻之等當須向彼謝
之獻之等再拜行書

敬祖日夕還山陰與嚴使知聞頗多歲月今屬天寒擬適
遠為當柰何柰何爾豈不令念姊遠路不能追求耳行書
適得元直廿二日疏送白鮓令送十裏似並猶堪敬獻之
白疏行書

獻之白奉承間近雪寒患而疼腫脚中更急痛兼少下甚
 馳情轉和佳不審尊體復何如得此諸患小差不復思何
 始幸能服散故鎮益久藥何以不更將之遲尋復旨若獻
 之弊於淡飯飲得春風氣昏亂言故欲熱服食酒為腹可

耳獻之白行書

得諸慰意吾故冀惡尋視汝又告未復東近動靜馳情昨
 即遣行為不至耶如省行書

廿三日獻之問得十九日書知問後何如吾故劣力不一

一王獻之問行書

行往遲見卿懷白聞遊諸縣作令退悉念時事覽之後復

慨然書

五月十一日獻之白節過感懷深至念痛傷難勝得五
告知君轉勝甚慰甚慰雨過此復何如想消息日平復也
謹僕近暴不佳如惡氣當時極惡賴即退耳故虛劣匆匆
還不多王獻之白行

知祖希佳為慰慰數不得其書云至水門增深款之行

思想轉深省告知君亦同如令未知面期近遠此慨可言
惟深保愛數音問尋故旨取君消息行

信明還東有還書願送來已令分明至著都上慰之吾故
沉頓思見之故想特能間疾得來先報之不能得自致者

旨取車王獻之答

獻之白承姊故常惡不審得春氣復何如冬馳情餘安和

至寧此故取獻之白行

臣獻之言臣違遠墳墓奄冉五載罔極之思實結于中前

在郤已具陳聞爾時聖恩垂矜甚欲申其情事但以被徵

有契例故令曲成之仁不遂臣於朝職不同并急之制今

欲特乞假百日以泄私情猶復欲與中表少叙分張之懷

又臣姊劉氏在於杭當斷恩過省若不得此不容向展伏在

天慈物通其志必蒙聽許以私上聞伏用抵悚臣言行

今送梨三百晚雪殊不能佳行

朱長文曰張彥遠唐室三相之裔史稱其家聚書在
祕府今觀所錄信矣然未必皆墨迹或摸榻者多爾中
間書札頗多脫誤不倫雖有改益未得善本盡為刊正
亦多闕疑之義也及考法帖二王書多同此者或即
彥遠家所蓄或唐世別本所傳未可知也聊存其語以
備後學討論彥遠博學贍辭乾符中仕至大理卿所積
碑帖過人能蓄而不能學亦好事家之一歎也

寶藏之三

宋歐陽脩集古錄目序并跋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鉅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鮫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餽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無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彞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

字書皆三代之來至寶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夫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之人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為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

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為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
為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
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
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
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廬陵歐陽
修撰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縣壇山上壇山在
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山以均王臨城置壇
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載如此而又別有

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
石然字畫亦奇怪士人謂壇山為馬蹏山以其已字形
類也慶曆中宋尚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摸此字而趙
州守將武臣也遂命工鑿金山取其字龕于州解之壁聞者
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

周石鼓文

右石鼓文在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
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
以為宣王之鼓在今為翔孔子廟中鼓有寸先時散棄于
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

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二字不可
識者過半余所集錄之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
四今世所有漢桓帝時碑往往尚在其去今未及千歲大
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
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
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
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
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鑿而不道此其可疑
者二也隋氏藏石鼓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波女羅門外
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

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况
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
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
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
作也按石鼓宣猷作原篇碑窪難搨成都楊并菴疑上缺
每行補二近見淮陰周蘭整親搨本字完原不待補

周韓城鼎銘

右原甫既得鼎韓城遺余以其銘而太常博士楊南仲能
讀古文篆籀為余以今文寫之而闕其疑者原甫在長安
所得古奇器物數十種亦自為先秦古器記原甫博學無
所不通為余釋其銘以今文而與南仲時有不同故并著

二家所解以竢博識君子具之如左

莆陽蔡襄曰嘗觀石鼓文愛其鼓質物象形勢有遺思焉
及得原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
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歸一體故
古文所見者正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莆陽蔡襄書

周張仲器銘

右張仲器銘四其文皆同而轉注偏旁左右或異蓋古人
用字如此爾嘉祐中原父在長安獲二古器於藍田形制
皆同有蓋而上下有銘甚矣古人之為慮遠也知夫物必
有弊而百世之後埋沒零落其一一在尚冀或傳爾不然

河丁寧重複若此之煩也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蓋周宣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一器始復出原甫藏其器余錄其文蓋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器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蓋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甫在長安得古器數十作先秦古器記而張仲之器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之博考也

秦二世詔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苟有可用

於世不必皆聖賢之作也。豈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小篆之法出於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滅先王之法而至已之所作則為萬世不朽之計。何其愚哉。按史記始皇帝行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於其傍。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此詔僅存數十字耳。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篆刻耳。余友人江休復宦於秦符常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石頑不可鑄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其四而皆石無草木而野火不

及故能若此之久也。然風雨所剝，其存者僅此數十字，而
已。休復字鄰幾。

之果山秦篆遺文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白於久遠也。如後嗣馬成功、盛
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
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為真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
麻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村南所謂棗
木篆刻肥失真者耶。

東漢張平子墓銘

永和四年

右漢張平子墓銘，世傳崔子玉撰，并書。按范曄《漢書》：張衡

傳寶二崔子玉謂衡數術窮天地制作倖造化此銘有之
語則真子玉作也其刻石為二本一在南陽一在向城天
聖中有右班殿直趙球者知南陽縣事因治縣事署毀馬
臺得一石有文驗之乃斯銘也遂龕於廳事之壁其文至
凡百君子而止其後半亡矣其在向城者今尚書屯田員
外評謝景初得其半於向城之野自凡百君子已上其前
則亡矣今以二本相補續其文遂復完而闕其最後四字
然則昔人為二本者不為無意矣唐天寶中有徐方回者
別得二十一字乃趙球所得南陽石遺首者今不復見則
又亡矣惜哉嘉祐八年歲在癸卯十月十八日書

晉樂毅論 永和四年

右晉樂毅論石在故高紳學士家。紹聖家人初不知惜好事者往往就閱。或模傳其本。其家遂秘藏之。漸為難得。後其子弟以其石質錢於富人。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益為可惜也。後有甚妙二字。晉亡友聖俞書也。論與又選所載時時不同。攷其文理。此本為是。惜其不完也。

晉蘭亭脩禊序 永和九年

右蘭亭脩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

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蹟遂復流落於人間太宗皇帝時購募所得集以為十卷俾模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本流俗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定州民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不復錄其四得於三月蔡

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傳
采

晉黃庭經 永和十二年

右黃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
不俗遂錄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
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於家不若附見予之集
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
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主義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
歟

晉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實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有羲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

晉王獻之法帖歲月未詳

石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

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帶衰候病叙睽離道
悶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
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茲發函爛然
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
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
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日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
此終老而窮年者是真可笑也治平甲辰秋社日書

晉賢法帖

右晉賢法帖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神翰墨嘗詔天下購
募鍾王真蹟集為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群臣往時故相劉

公沈在長沙以官法帖鑲版遂布於人間後有尚書郎潘
師旦者又擇其尤妙者別為卷第與劉氏本並行至余集
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
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帙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翫欣然所
以忘勅也治平元年五月一日

梁智藏法師碑普通三年

右梁智藏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撰銘新安太守蕭綏作
敘尚書殿中郎蕭崇書世號三蕭碑法師姓顧幾絕皆稱
弟子衰世之弊遂為於斯余集古錄而不悉遽棄者以

字畫粗佳捨短取長云爾嘉祐八年五月

梁瘞鶴銘 晉通四年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
没好事者俟水落時模拓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
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

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持然

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

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

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瘞鶴銘實晉通四年陶弘景書疑王
逸少顧况皆非也詳載東觀餘論是

每過京口恨不一見隆慶戊辰春留京口月餘愛金焦
藍凝黛屹立江中日一登遊抱千古之慨詳詢瘞鶴銘有

三詔洞山足間崩裂墮江中手摹得四十字有古篆籀氣
雖精筆成塚莫能得一結構之妙耳

陳僧智永千文二跋 歲月未詳

右千字文公流俗多傳此本為浮屠智永書考其字畫時
時有筆法不類者雜於其間疑其石有亡缺後人妄補足
之雖識者覽之可以自擇然終汨其真遂去其二百六十
五字其文既無所取而世復多有所住者字爾故輒去其
心者不以文不足為嫌也蔡君謨今世知書者猶云未能
盡去也

亦書言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命周興嗣以韻次之今
官法帖有漢章帝所書百餘字其書之類蓋
前世學書者多為此語不獨始於

陳張慧湛墓誌

右陳張慧湛墓誌銘不者書撰人名氏陳隋之間字書之法極於精妙而文章頽壞至於鄙俚豈其時俗弊薄士遺其本而逐其末乎余家集錄所見頗多自開皇仁壽而後至唐高宗已前碑碣所刻往往不減歐虞而多不著名氏如鉗耳君清德頌或有名而其人不可顯如丁道護之類不可勝數也慧湛陳人不工唐太宗時始改葬爾其銘刻字畫道勁有法翫之忘倦惜乎不知為何人書也治平元年四月晦日書

後漢豪長蔡君頌碑 光緒四年

右漢豪長蔡君頌碑在鎮府故天章閣待制楊旼嘗為余言漢時隸書在者此為最佳旼自言平生惟學此字余不甚識隸書因旼言遽遣人之常山求得之遂入于錄

後漢秦君碑一首 熹平中

右漢秦君碑首云漢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秦君不知為何人碑在南陽界中字大磨滅不可識獨其碑首字大僅存其筆畫頗奇偉蔡君談其愛之

後漢殘碑 歲月未詳

右漢殘碑不知為何人所存者纔二十二字不復成文惟

公言字幼知其名高又云漢中興後知其為後漢時人
隸字在者甚完體質淳勁非漢人莫能為也故錄之

後魏神龜造碑像記

正光元年

右神龜造碑像記魏神龜三年立余所集錄自隋以前碑
誌皆未嘗輒棄者以其時有所取於其間也然患其文辭
辭淺又多言浮屠然獨其字畫往往工妙惟後魏北齊差
劣而又字法多異不知其何從而得之遂與諸家相戾亦
意其夷狄昧於學問而所傳訛謬爾然錄之以資廣覽也
此碑字畫時時遒勁尤可佳也神龜孝明年號按魏書神
龜三年七月辛卯改元正光而此碑是月十五日立不知

辛卯是其月何日也當侯治曆者推之嘉祐八年七月十

一日書

後魏魯孔子廟碑

興和三年

右魯孔子廟碑後魏北齊時書多若此筆畫不甚佳然亦不俗而往往相類疑其一時所傳當自有法又其點畫多異故錄之以備廣覽

唐孔子廟堂碑

武德九年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書子為童兒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始金石之堅不能與久於是始於

錄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今蓋十有八而得千卷可謂
富哉

隋蒙州普光寺碑

仁壽元年

在蒙州普光寺碑蒙州者漢南陽郡之育陽縣也應劭曰
育水出弘農盧氏南入于沔故後人於育加水為涓陽西
魏置蒙州隋仁壽中改為涓州又為涓陽郡唐為縣屬金
州碑仁壽元年建猶曰蒙州既而遂改涓州矣碑無書撰
人名氏而筆畫適美翫之忘倦蓋開皇仁壽以來碑碣之
書多妙而徃徃不著名氏惟丁道護所書常自著之然碑
石在者尤少余每與蔡君謨惜之自大業已後率更與虞

世南書始盛既接於唐遂大顯矣治平元年正月七日書

隋丁道護啓法寺碑 仁壽二年

右啓法寺碑丁道護書蔡君謨云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蔡君謨博學君子也於書尤稱精鑒予所藏書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謂道護所書如此隋之晚年書曰學尤盛吾家率更與虞世南皆當時人也後顯於唐遂為絕筆余所集錄明皇仁壽大業時碑頗多其筆畫率皆精勁而在往往不著名氏每執卷惘然為之嘆息惟道護能自稱之然碑刻在者尤

以余家集錄千卷止有此爾有太學少為樂於喜收古書獨
得其所書與國寺碑是梁正明中人所藏為謨所謂揚家
本者是也欲求其本而不知碑所在然不難得則不足為
佳物古人亦云百不為多一不為少者正謂此也治平
年立春後一日太廟齋宮書

唐九成宮醴泉銘

貞觀六年

右九成宮醴泉銘唐秘書監魏徵撰歐陽率更書九成宮
即隋仁壽宮也太宗避暑於宮中而乏水以杖琢地得水
而其因名醴泉焉

唐龍興宮碧落碑

咸亨元年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
世傳為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為陳惟玉書李漢以為黃公
譔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
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句鴿飛去
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碑文言有唐五十三
祀龍集敦牂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
訓誼譔謀為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譔
而無謀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
三年立後十八年有子訥不足怪而亦應無謀蓋史官之
闕也嘉祐八年十月四日書

唐崔敬嗣碑

景龍二年

右唐崔敬嗣碑胡皓撰郭謙光書崔氏為唐名族而敬嗣不顯皓為昭文館學士然亦無間其事實文辭皆不足多采而余錄之者以謙光書也其字畫筆法不減韓蔡之史四家而名獨不著此余屢以為歎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

日書

唐有道先生葉公碑

開元五年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為余言邕之所書此最為佳也

唐西嶽大洞張尊師碑

開元十四年

右西嶽大洞張尊師碑王延齡撰李慈書尊師名敬忠其
事迹余無所取所錄者以慈書爾慈之書兼虞褚而道麗
可喜然不知為何人以其書當時未必不見稱於世至唐
人善書者多遂不得獨擅既又無他可稱遂至泯然於後
世以余集錄之博慈所書碑祇得此爾尤為可惜也治平

元年七月廿日書

唐蔡有鄰盧舍那珉像碑

開元十六年

右盧舍那珉像碑蔡有鄰書在定州唐世名能八分者四
家韓擇木史惟則世傳而李潮及李陽秋為難得慶曆中

今昭文韓公在定州為余得此本予所集錄自非衆君子
共成之不能若此之多也

唐裴大智碑 開元二十九年

裴大智碑李邕撰蕭誠書誠以書知名當時令碑刻傳
於世者頗少余集錄所得纔數本爾以余之博采而得者
止此故知其不多也然字畫筆法多不同疑摸刻之有工
拙惟此碑及獨孤冊碑字體同而最佳冊碑在襄陽而不
完可惜也二碑皆李邕撰而誠書治平元年清明後一日
書

唐安公美政頌 開元二十九年

右安公美政頌房璘妻高氏書安公者名庭堅其事蹟非
奇而文辭亦匪佳祗性其筆畫適麗不類婦人所書余所
集錄亦已博矣而婦人之筆著於金石者高氏一人而已
然余常與蔡君謨論書以謂書之盛莫盛於唐書之廢莫
廢於今余之所錄如于頔高駢下至陳游瓌等書皆有蓋
唐之武夫悍將暨楷書手輩字皆可愛今文儒之盛其書
屈指可數者無三四人非皆不能蓋忽不為爾唐人書見
於今而名不知於當時者如張師丘繆師愈之類蓋又不
可勝數也非余錄之則將遂泯然於後世矣余於集古不
為無益也夫治平元年正月十三日

唐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開元 年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科鶚撰參軍房
璿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顯德凡為
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林幽隱之士所
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爾然其所書刻
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
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又
疑好事者寓名以為竒也識者當為辨之治平元年端午
日書

唐美原夫子廟碑 天寶八年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岳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何
縣岳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
愛故不忍棄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
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定法耶至
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羲獻父子為一時所尚後世言書
者非此二人則皆不為法其藝誠為精絕然謂必為法則
初何所據所謂天下孰知夫正法哉品書固自放於怪逸
矣聊存之以備博覽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書

唐鄭預注多心經

天寶九年

右鄭預注多心經不著書人名代疑疑為品書蓋開元後

之間書體類此者數家如擣練名韓公所記洛祠志皆一體而皆不見名氏此經字體不減三記而注尤精勁蓋他處未嘗有故錄之而不忍棄矧釋氏之書因字而見錄者多矣余每著其所以錄之之意覽者可以察也治平元年夏至日大熱翫此以忘暑因書

唐龍興寺七祖堂頌

天寶十年

右龍興寺七祖堂頌陳章甫撰胡霈然書霈然筆法雖未至而媚熟可喜今上黨佛寺畫壁有霈然所書多為流俗取去匣而藏之以為奇翫余數數於人家見之其墨蹟尤工非石刻比也

唐徐浩玄隱塔銘

天寶十一年

玄隱塔銘徐浩撰并書嗚呼物有幸不幸者視其所託
 與其所遭如何爾詩書遭秦不免煨燼而浮屠老子以託
 於字畫之善遂見珍藏余於集錄屢誌此言蓋慮後世以
 余為惑於邪說者也此見當世知名士方少壯時力排異
 說及老病畏死則歸心釋老反恨得之晚者徃徃如此也
 可勝歎哉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歲刊闕

右無名篆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為
 仙篆太常博士黃孝宗闕人也嘗言為無名篆其山無名而甚

高安石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心指畫泥而成文字
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孝立
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身焚香拜金書字號
為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
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是非也

唐顏真卿帖 大曆中

右蔡明遠帖寒食帖附皆顏魯公書魯公後帖流俗多傳
謂之寒食帖其印文曰忠孝之家者錢文僖公自號也希
聖錢公字也又曰代鶴之系者丁崔相印也湖州觀察使
者錢惟濟也

唐顏真卿書殘碑 大曆十三年

予謂顏公書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嚴尋重人初見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愛也其見寶於世者不必多然雖多而不厭也故雖其殘缺不忍棄之

唐顏真卿麻姑仙壇記 大曆六年

右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顏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為斯民患也深夫

唐顏真卿小字麻姑仙壇記 大曆十年

右小字麻姑壇記顏真卿撰并書或疑非魯公書魯公喜

書大字余家所藏顏真卿碑最多未嘗有小字者惟千祿字
書法最為小字而其體法與此記不同蓋千祿之注持重
舒和而不局蹙此記道峻緊結尤為精悍此所以或者疑
之也余初亦頗以為惑及把翫父之筆畫巨細皆有法愈
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故聊誌之以釋疑者治
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唐顏真卿射堂記 大曆十二年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于石者余家集
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千祿字畫之類今已
殘闕每為之歎息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

法精妙為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
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為尤精勁惜其
皆殘闕也

唐顏真卿書干祿字樣模本

大曆元年

右干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曆
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正以用為衣食
之業故模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為世楷模而字書
辨正譌認尤為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模多爾
豈止正人為衣食業耶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
真本以石完遂不復復漢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

之於此也定以為寶完其定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並
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

唐玄靜先生碑大曆七年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
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
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
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絕其為世所重如此余以集
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稱識字法從申所書棄
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眾之所稱
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錄之以待知者

唐滑州新驛記

大曆九年

右新驛記李陽冰篆碑在今滑州驛中其陰有銘曰斯夫千載冰生唐時冰今又去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吾不知之後千年無人當盡於斯嗚呼郡人為吾寶之不知作者為誰然賈耽嘗為李騰序說文字源盛稱陽冰此記耽為滑州刺史因見斯記而稱之耳陽冰所書世固多有可愛者不獨斯記也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書

唐杜齊墓誌銘

大曆十二年

右杜齊墓誌銘但云顏真卿撰而不云書然其筆法非魯公不能為也世頗以為非顏氏書更俟識者辨之

唐杜濟神道碑

卷十一

右杜濟神道碑顏真卿撰并書藝之至者如庖丁之刀輪
爲之斷無不中也顏魯公之書刻於石者多矣而有精有
粗雖他人皆莫可及然在其一家自有優劣余意傳模鐫
刻之有工拙也而此碑字畫遒勁豈傳刻不失其真者皆
若是歟碑已殘缺銓次不能成文第錄其字法爾嘉祐八
年中元假日書

唐僧懷素法帖

大曆十二年

右懷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亦以於今
世子嘗謂法帖者乃魏晉時入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

興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後乃棄百事而久學書為事
業至終老而窮年疲弊精神而不以為苦者有可笑也
懷素之徒是矣治平元年八月八日書

唐興唐寺石經藏讚

興元中

右興唐寺石經藏讚皆其作者自書而八分者數家惟蔡
有鄰著其姓氏有鄰名重當時杜甫嘗稱之於詩其為阮
咸所書小字與三代器銘何異可謂名實相稱也余家集
錄有鄰書頗多皆不若此讚故尤寶之余初不識書因集
古著錄所閱既多遂補藏之然則人其可不勉強於學也

元年三

四月

唐辨正碑記
貞元中

右辨正禪師塔院記
徐峴書誠能行筆而少意思也往時
石曼卿屢稱峴書曼卿多得顏柳筆其書與此不類而遠
過之不知何故喜峴書也余當曼卿在時猶未見峴書但
聞其所稱曼卿歿已久始得此書遂錄之爾

唐虞城李令去思頌
元和四年

左虞城李令去思頌李白撰文王道篆唐世以書自名者
多而小篆之學不數家自陽冰獨擅後無繼者其前惟有
碧落碑而不可見名氏道開元天寶時人在陽冰前而相去
不遠然當時不甚知名雖字畫不為工而一時未有及者

所書篆字惟有此爾世亦罕傳余以集錄求之勤且博僅
得此爾今世以小篆名家如那不疑楊南仲真友直問之
皆云未嘗見也治平元年二月七日書

唐陽公舊隱碣

元和中

右陽公舊隱碣胡証撰黎燭書李靈省篆額唐世篆法自
李陽冰後寂然未有顯於當時而能自名家者靈省所書
陽公碣筆畫甚可佳既不顯聞於時亦不見於他處以余
家所藏之博而見於錄者惟此雖未為絕筆亦可惜哉嗚
呼士有負其能而不為人所知且有可勝道哉

唐辨石記
元和元年

右辨石鍾山記并善權寺詩遊靈巖記附覽三子之文皆有幽久之思迹其風尚想見其人至於書畫亦皆可喜蓋自唐以前賢傑之士莫不工於字書其殘篇斷藁為世所寶傳於今者何可勝數彼其事業超然高爽不當留精於此小藝豈其習俗承流家為常事抑學者猶有師法而後世媮薄漸趨苟簡久而遂至於廢絕歟今士大夫務以遠自高忽書為不足學往往僅能執筆而間有以書自名者世亦不甚知為貴也至於荒林敗塚時得埋沒之餘皆前世碌碌無名子然其筆畫有法往往今人不見其可歎也石鍾山記字畫在二者間頗為劣而亦不為俗態者忘

憂之佳說也

唐高重碑 會昌四年

右高重碑元裕撰柳公權書唐世碑刻顏柳二公書尤多而字體筆畫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於模勒之工拙然其大法則常在也此碑字畫鋒力俱完故特為佳矧其墨蹟想宜如何也治平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書

唐才僧翰尊勝經 咸通五年

右尊勝經于僧翰書僧翰筆畫雖迥勁然失分隸之法遠矣所以錄者亦自成一家而為流俗所賞故聊著之庶知

得未之不遺爾

唐鄭澣陰符經序

開成二年

右陰符經序鄭澣撰柳公權書唐世碑碣顏柳二家書最多而筆法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於勸鐫刻亦有工拙公權書高重卑余特愛模者不失其真而鋒鏃皆在至陰符經序則蔡君謨以為柳書之最精者云善藏筆鋒與余之說正相反然君謨書擅當世其論必精故為誌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書

小字法帖

歲月未詳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

模刻於家為別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爲類散集錄諸
秩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皆以小字爲一類於此
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爲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
摸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僞尤爲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
三十日書

唐歐陽詢臨帖 歲久未詳

右率更臨帖吾家率更蘭臺世有清德其筆法精妙乃其
餘事豈止士人模楷雖海外夷狄皆知爲貴而後裔所宜
勉旃庶幾不殞其美也

唐湖州石記 歲月闕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缺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
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明
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
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今處處有之唐人筆蹟見
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托於山崖其用意
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
爲世所傳者惟干祿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干祿
字書乃楊漢公墓本其真本以訛缺遂不復傳獨余集錄
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堙沉磨滅之餘
尤爲可惜者也

唐重摹吳季子墓銘歲月缺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以爲孔子所書據張從紳記
舊石堙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模榻其書以傳然則
開元之前已有木矣至大曆中蕭定又刊於石則轉相傳
模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
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棺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
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
久不可遽廢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

唐人臨帖歲月未詳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至其

勳勁他人未易臻此按直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以尾而玄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於後又頗有訛謬且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為可觀何必窮較其真偽今流於世所傳鍾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轉心而失真不害為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此錄蓋以資博覽云

唐遺教經

歲月未詳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偽也蓋唐氏寫經手所書爾唐時佛書今存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粗不同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益慢一云益與二

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爲經手之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蓋今世士大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

唐流盃亭侍宴詩久視元年

右流盃亭侍宴詩者唐武后久視元年幸臨汝陽留宴群臣應制詩也李嶠序殷仲容書開元十年汝水壞亭碑遂沉廢至正元中刺史陸上源以為嶠之文仲容之書絕代之寶也乃復立碑造亭上源自為記刻其碑陰武氏亂唐毒流天下其遺蹟宜為唐人所棄而長源當時遽稱賢者乃獨區區於此何哉然予又錄之蓋亦以仲容之書可謂是以君子患乎多愛

獨孤府君碑

歲月闕

右獨孤府君碑李益撰蕭誠書碑在峴山亭下余自夷陵徙乾德令常登峴山讀此碑為四面而一面字完人家多有之而余所得蓋二面也故其一面頗有訛缺也蕭誠書世數數有之而此尤佳者也

五代楊凝式題名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所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戈及聖宋興天下復歸於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絕故並錄於此

五代王秉文小篆千字文

天福宮碑

石小篆千字文者河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偽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書江為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書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謂云鉉筆雖木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紫陽石磬銘者張獻撰亦文秉書也

五代郭心齋小字說文字源

咸平木鐸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有五代漢周之際為湘
陰公從事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愷世人但知有小
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
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君子道消
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為國百年天下無事儒術盛
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今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
故予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嘉祐八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書

五代郭忠恕書陰符經 歲月未詳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能於斯者

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寶曆志怨元時怪
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
欵泊暇偶覽因題

南唐徐鉉雙溪院記

歲月闕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錯皆能八分小篆而筆法
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為學者所慕蓋
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廢而二君能自奮然為當時名臣
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偽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
南粗有文物而一君者優游其間及宋興遣命使來朝二
徐得為上臣中與人上皆頌慕其風采蓋下人者

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

宋長文曰永叔於慶曆嘉祐間為天下儒宗歷諫垣外
內制力足以充其所好故多所裒集余常恨不得游目
於其間雖好與之並而力輒如毛不足以取若窮之
思珍膳終莫致焉集古跋固多不能全錄取其議論及
書者錄之

溫州府知府